

新時代
史地叢書

歐洲的危機

原著者 薛格弗利特
譯述者 樊仲雲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新時代史地叢書

歐洲的危機

原著者 薛格弗利特
譯述者 樊仲雲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言

近三四百年來，向不過如亞洲大陸一大半島的歐洲，竟一躍而為世界的支配者，無論政治、經濟、產業、文明、思想、哲學，都莫不以歐洲為主體，為典型。這是人類歷史上未有的奇蹟。

但是這二三十年間，此人類歷史上的奇蹟，即歐洲白人對世界的支配，畢竟來了沒落的朕兆。二十世紀這樣將是歷史上新時代的展開。

歐洲的沒落，一方面是由於內部的對立，彼此之間，竟抗爭不絕。以德、法兩國的衝突為中心，現在竟又出現頗似戰前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並時的局面。第二次世界的危機，是日益迫近，隨時有爆發的可能。歐洲之不能統一而成為一個經濟單位，是其趨於沒落的自身的原因。

還有在他方面，則以競爭的勢力的興起，乃使歐洲向來的霸權，發生動搖。此競爭的勢力有二：一是美洲，一是亞洲，而歐洲則正當二者之間，處腹背皆敵的境地。美國的獨立建國，為白人殖民地

趨於成熟的象徵；日本的勃興，表示有色人種將趨解放的信號。於是歐洲的活動範圍乃日趨狹隘化，成爲頭重腳輕的形勢，而現着搖搖欲墜的現象了。

這是歐洲今日當面的危機。

以英國的危機、美國的成年、南美印象記等著作馳名世界的本書作者，對於歐洲目前的危機，於英、美情況的敘述外，更提出有色人種之解放運動，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本書作者薛格弗利特（André Siegfried, 1875—）他是當今法國的經濟政治學者，文學博士及學士院會員，政治科學學院教授，外交部國聯經濟部長。父親是國會議員，商業部長，岳父是國會議員，馬達加斯加總督。

譯者翻譯本書的用意，不止要認取目前歐洲沒落的運命，還在把握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

本書共三篇，其中小節標題，係譯者爲醒目起見，另行加上的。

本書係由英譯本譯出。

樊仲雲（二十五年七月）

552.4
153
2

目次

譯者序言

第一篇 十九世紀……………一

一 歐洲霸權的樹立……………七

二 歐洲與其他大陸的關係……………一三

三 歐洲的帝國主義政策……………二〇

四 歐洲的文明制度……………二七

第二篇 二十世紀……………三二

一 美國的獨立……………三五

二 有色人種的解放運動……………四三

目次

一

三	歐洲大戰的影響	五二
四	世界勢力的分裂	六二
第三篇	今日的問題	六五
一	產業組織問題	六六
二	生活標準問題	七七
三	創造才能問題	八四
四	結論	八九

歐洲的危機

第一篇 十九世紀

很明白的，歐洲是已遇到了一個危機。長久以來，歐洲稱雄世界，其勢好像不可動搖，但是現在，舊世界的霸權是發生問題了。並且不止歐洲的運命發生困難，甚至其全部文明形式，亦發生危險，這真是歐洲危機最嚴重的所在。

文化程度進步之高如歐洲那樣，在從前也曾有過，例如中國、希臘以及歐洲的大黃金時代，但是卻像美人之所言，這些古代的文明，其器具與設備都簡陋得很。而現今的進化則不然，其主要之點，在物質的進步與人類所未曾加以利用的自然力的征服。直至於今，對於世界之極度開發，是幾乎可說全在白色人種的指導下，或者換一句同樣意義的話來說。是在西方勢力的蔭庇下。而成就



此非常的勝利的原理與方法，則導源於歐洲西北部，當十八世紀末葉發生產業革命的時候。但其極度的利用，則至近二十年來始完全見效，我們今日，乃漸見其無窮的影響。

我們當着人類史上新時代的誕生，雖然今日，尚不能名之爲何，但在將來，像對於鐵器時代或青銅時代一樣，必能有適當的名稱。此爲新產業方法之精髓的革命的酵母，其作用之大，實不止生產方面。如社會的構造以及個人生活的內部，都受其影響，甚至數千年來，遠及先史時代的制度與傳統，亦爲之摧毀。不僅人類與自然間以及其彼此間的關係，以此而發生改易，且如古昔的方法與我們道德的標準，都大起變化。卒致大陸間與種類間的平衡，亦爲所破壞。

新石器時代的遺跡，我們在古代文明傳統的方法中，是尙可見到。這次革命的中心，便是以機械代替器械，遂使人類遇到了自石器時代以來所未有的難題。我們今日的根本問題，是各種族與各大陸對於新情勢的反應，結果所至，世界霸權之地理的分布，或爲之完全推翻。今日「歐洲的危機」就如這樣包含在這更大的文明的危機中的。

事情的背景我們且擱過一旁，現在，我們要把出現於面前的事實，作個詳細的研究。自一九二

九年以來，這個世界是陷於非常複雜而廣大的恐慌危機中，推厥由來，實由大戰及戰後各種動亂不安的因素。其內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方面，且每種都可自成一特殊的危機。

第一是戰爭的清算，這與一般的想像恰相反背，並沒有完全實現。最主要的困難，便是怎樣收拾那擴張過甚的產業設備。蓋當歐洲正在混戰的時候，其餘的世界都爲的供給交戰國的需要，應付交戰國退出國際市場的局面，而熱狂的增加其設備。但至戰爭終止，歐洲現在要來恢復他的損失了。並且還有那些由和約而建立起來的許多國家，因爲要保持其基礎不安的獨立，都本能地建立起自主的產業來。這種野心，就政治言，誠然正當，但就經濟言，卻頗不合理，尤其是因爲他們的努力，是長期的，加倍的。

由戰爭所造成的幻想，其最危險者是以爲生產可以盡量增加的信念，好像消費是無所制限似的。蓋自休戰以後，長時期間，曾痛感供給之不足，於是勢將回落至過去的低價水準一事，遂根本不復置念。而當時的一切現象，亦大似所以證實此種見解。有些道德家頗希望大戰爲其所造成的空前的破壞，可以使人們認識節約的教訓。但是事實恰恰相反，這只使人們習於浪費。和平雖已恢

復，而事勢卻並不好轉。爲了得有巨大的資金以供浪用，於是繼着實行通貨膨脹，結果算以暫時的，最不健全的方法，使人類表面的購買力，爲之增加起來。一九二一年的恐慌，不久就過去了，因爲把物價水準提得太高，只得了部分的矯正。又因圖謀恢復，戰時財政政策仍舊繼續不變，而其所有最惡的幻想，亦如這樣繼續着。直到今日，恢復和平已十五年，戰爭的清算始以通貨收縮的形式而着手。

但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〇年間短期的繁榮，卻並不合理。在大戰期間，各國的農民與原料輸出者，都曾獲利不少。以後，因了恢復工作與同時並起的新產業設備之大擴張，於是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活潑氣分。如對於汽車、飛機、電氣家具及爲一般人所力能具有的新機械之新需要，實不止開拓了前所未聞的銷路，且似將來亦有無限擴張的可能。

政治的權力，幾於各地都移轉到大衆手中。我們知道一般大衆，不僅無責任心，且大抵是以人生之享樂爲念的。於是結果，公共預算大爲膨脹，從前所積聚起來的資金的大部分，都費耗於日常用途之中。可是有些皮相的觀察者，反以爲戰爭已使世界富裕，且使之具有巨大的購買力，爲從前

所未有，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現在，這種購買力的虛構的部分是消散了，那為供給非常的消費而建立起來的過大的設備，則停止無用。恐慌的根本原因已漸趨明白，事態的真實性質，我們也可明白看出了。

此種恐慌的附屬事態其發生在與長期物價週期的下落同時，情形正與一八七三到一八九四年間的不景氣一樣，自此以後，亦恰相同，有從一八九五年直到戰後的物價上騰的形勢。就經濟史言，此二十五年的週期，可以比之為經濟的有機體之呼吸作用，或者換一比喻，則有如潮水之漲落。由此週期，乃產生一種不能避免的空氣，所以在某一時間內，經濟生活實是在預定的形勢下而或上或下。由從前的分析，恐慌的到來，大概每隔七年至十年，不過這種典型的恐慌，較之造成物價上下的波動，卻不重要多了。

最近這一次的變動是發生於一九二一年恐慌初起時，上漲達一世代物價至此乃開始下降。但是真正的轉捩點可不容易見到，因為這其間混雜了許多過渡的或偶然的事情。而由通貨膨脹並世界的重新再分所造成的混亂，亦使真正發生的事件為一般人所不能見，因此他們是連金

子價與紙幣價都不能在一般物價水準上分別清楚的。

但從一九二五年後，很明白的，美國的恢復繁榮可沒有把物價提高。記着當時我正在美國，頗爲之吃了一驚。原來金子的購買力在大戰時曾頗受打擊，現在其漸趨回復的傾向，已成爲不可阻止了。故於結果所引起的廣泛的物價的大跌落，必須有絕大的努力以爲遏止。蓋若市場上騰的氣分而富有經濟的養氣，有利於生產者，且使所有借款者都得易於借貸，那自然不容擔心；但若反之，是一種下落的氣分，那就要使一切都現悲慘現象了，負債者不知所價，經營事業者無所活動，而從事生產者則簡直一籌莫展。我們今日，無疑地是在物價下落的形勢中，其盲目而幾乎及宇宙的大力，實壓抑着所有的努力與抵抗。這是世界危機的第二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戰爭的清算與物價的下落，二者有相同者，即使所有的國家與大陸都受其影響。但是二者在本質上，可並無新異之點，物價週期既如四時季節一樣爲定期的，而由歷史，歷來戰爭的清算，亦莫不如此。

但有第三個危機，且尤有關於歐洲。其發生的由來，是因爲世界經濟組織的重心，現在已漸次

移動了。這個傾向要回溯到二十世紀初頭，但以大戰，乃更促進，實使歐洲昔日所有的產業獨占權，發生將被攘奪的危險。在這裏，我們是既無先例可循，也無經驗可據。當着面前的，是新事實。這種全然未曾有過的新事態，只使我們惶惑不知所措。現在，產業之地理的再分布，正在進行。歐洲因了長久以來，較人前進，現在是在設備過巨的狀態。故在今日，歐洲不僅須對其領導權有所證明，且因其年青的競爭者，不願承認歐洲過去所享獨占的權利，並須對其自身的存在，亦表示理由。

總之，要詳定歐洲的地位，我們必須將危機中，孰爲一時的原因（大戰與戰爭的清算），孰爲重現的事物（物價的週期），以及由世界經濟組織之改造而發生之事，（經濟重心的移動），加以分別。因爲這三個危機都是彼此互相重疊，所以很容易一舉足即陷於錯誤。我們雖對永久衰落的可能，向不置意，但是現在的歐洲人卻容易把這種可能性形容過甚，這是要注意的。

一 歐洲霸權的樹立

歐洲霸權的樹立，在世界史上是比較近代的事。當十六世紀初葉，歐洲的制度其勢並不足支

配舊大陸的全部，那時，土耳其人還在維也納的城外，俄羅斯尙是面向東方的，西班牙剛從摩爾人手中解放出來，甚至如前爲歐洲文明中軸的地中海，也還是東方而不是西方的。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始在其他大陸中嶄然露其頭角。因了接二連三的發見新地，擴張領土，殖民海外，都得到成功，於是歐洲乃突然如花之正發。加以此時，古代文明已趨靜止狀態，結果遂造成了白色人種的支配。此種白色人種的支配，其義與四百年來歐洲的支配相同，在人類史上實爲一重要的階段，但是現在，已有一種徵象，使我們覺得這不過是一時的形勢而已。

這種人種的優越，其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引用一句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法國小說家，一八六二—一九二三。譯者註）關於拿破崙的話，這只是「以熱情爲服務方法」的問題。

在現在視爲經典般的保爾·凡來利（Paul Valéry）（法國詩人，一八七一年生。譯者註）的著作中，曾言在其他人種看來，歐洲白人具有一種不可抑制的野心，卻不自知其可能的限界；他們同時對於其自己的野心，並有一種自希臘人遺傳下來的沈着的批評精神。因之，再引用巴雷斯的話，歐洲冷酷的制度是具有火樣的熱情的。由古文明的堅定性與歐洲的焦躁性，二者的衝突，造成了非常的混亂，結

果大陸的平衡以之發生變化，以前，歐洲只是一片任侵略者蹂躪的土地，可是現在成爲擴張的中國了。數百年來，歐洲對其餘的世界發展其勢力傳布其文明。

但是只在十九世紀，因了產業革命，歐洲的勢力始達到最高點。以煤、蒸汽機及鋼鐵爲基礎的，新產業技術的誕生，使歐洲握有無與匹敵的獨占權者達一百年以上。煤炭時代，現在是衰落了，但在當時，實使歐洲得利用之以開發其餘的世界，一點也不誇張的說，整個世界是以歐洲爲模範而統一起來的。這種冒險的精神，我們得承認是誇大而不安的。科學，在從前的希臘人看來只是一種滿足好奇心的東西，現在卻成爲力的泉源；至如生產，雖完全是物質的，現在卻是理想主義與使徒的對象，是人類進步上的神祕主義。於是斷絕了與過去的關係，斬斷了與文明的實際設備始終不變的數千年間的連絡，而有新的生活旋律之出現。故即在我們現在想來，這也是偉大的事業。我們倘能從此自自然力的羈絆中獲得解放，那末像古代傳說中魔術師弟子樣的法力，我們是不難達到的。

要明白歐洲是怎樣行其支配，並以何種方法開發世界，那末我們似可不必遠及過去的歷史。

凡是在前世紀末，旅行過海外的人，只要把過去所見到的記憶一番就是了。就我自己而言，從一八九八到一九〇〇年，我的行程尚明顯的如在目前，那時舊世界的星辰還未開始下落。（註）

我們但見，用以開發那些棄置不顧的自然資源的，到處是我們的金錢。一切都有賴於我們，因為只有我們能供給那不可缺少的資本。所有真能投資的人們，都是來自英、法、德及中歐、北歐少數國家。甚至直到近時，美國還是個借人款項的國家。但是可不止出借款項，有許多時候，我們還派遣技師、管理人與資本同往，為之管理生產，並負業務指導之責。據我的記憶，礦山技師大抵是英人或法人；經營鐵路的是比、瑞及北歐人；所有的海軍機師是蘇格蘭人，而所有紗廠中的工頭則來自藍開夏。便如這樣，凡是各種工廠、礦山、鐵路以及巨大事業，都是在歐洲人才的指導下進行着的。

但是我們的努力，可不止此。調整所有國際的經濟關係的，引用現代統計學家所定的名詞，便是我們的「業務機關」。我們無所匹敵的供給一切國際的海運事業。除了少數的美日公司外（如日本的，還是最近始有），現代所有商船的全部，可說都來自歐洲。同樣，國際銀行機關與保險公司，亦幾全部操於歐人手中。我們並且把統治階級放在有色人種居住的國家，而在居人稀少的土地，

則實以移民，建立新社會，俾顯然成爲白人在海外的部分。

在其殖民帝國上面，歐洲的勢力與權威是完全無缺的，但其支配，我們須知可不以此爲限。除了美國及一二自治領地外，與其餘世界的國際貿易，多由各歐洲政府自由決定，以個別的或聯合的共同政策，加以統制。舉個例子，如對中國印度訂定有利自己的稅率，並且擅自攔入拒絕進出的港口，徵發其工廠所需要的原料。言曰徵發者，雖形式上或不如此，但實則無異。總之，他們對於凡是發展的，都莫不擅立條件。他們不止對於物品，並且不論其爲奴隸或半奴隸的苦力，或自願移居某國的移民，都加以管理。

此時，倘若稍有抵抗，我們便要覺得可驚，並且事實上，還認爲是一種恥辱。因了這種膨脹，我們的得利是很顯然的。如以移民，我們解決了頗爲麻煩的過剩人口問題，而爲了造就海外的顧客，我們於是與以資本，使之趨於富有，俾爲我製造品的買主。

歐洲的股東有時雖或喪失其投資，但是普通多能收回利息、紅利、利益等，以爲補償。在中等階級倫理的當時，所有過剩的財富，都貯蓄起來。更作投資之用。因了這種投資者，於是歐人乃得有閒

暇以發展其文化。毫無疑義的說一句，歐洲這樣成爲一切活動的源泉。她依照其自己的理想，指導世界，改裝世界，把她的方法、價值、流行，甚至服飾，普遍於世人。當維多利亞時代，英人常說上帝會賦他們以特殊的使命。因了上帝的恩施——我記得確是這樣，一點也不誇張——歐洲自以爲是享有特權的大陸，當爲諸大陸的君主。

現在，我們要把十九世紀所確立起來，直至大戰發生時尙維持着的水準，作爲根據。簡單的把歐洲與其他大陸間的相互貿易制度，作一番考察。一般的說，西歐是輸入原料，輸出製造品的。例如在一九一三年，德國所輸入的原料其數占七六%，法國八〇%，英國七五%，而製造品在全部輸出中之比例，則德爲七五%，法爲六一%，英爲八〇·五%。放在此時，一切非歐洲國家的作用，（甚至可把美國也包括在內，）不過是補足的。雖然因了文明的進步，美國是一天天的與歐洲相近似，但是卻依舊是以原料輸出爲主的國家。（當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這期間，原料輸出的比例是七七%。）

這種國際貿易制度，——正確的說，是各大陸間的貿易制度，其主要的根基，是在各國間彼此

對照，尤其是互為補足的性質上。故在此制度中，各國人民的地位，完全視其為少年，壯年或老年而定。

自然，因了殖民地公約（Colonial Pact）的延長與固定，這種貿易制度會使歐洲得到很多利益。因為由此公約，所有的製造業都須歸母國經營。當十九世紀時，歐洲，尤其是英國，相信在其他大陸自由貿易的制度下，繼續保其生存，是儘有可能，而事實所示，只是因為沒有公開的競爭，所以纔能真的享有獨占權。

（註）關於歐洲戰前情形的詳細的敘述，請參見傑斯氏和平之經濟的結果（J. M.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第二章。這也是我所欲引用的。

二 歐洲與其他大陸的關係

十九世紀時所有的世界的平衡，大似由於親切偏愛的天意，而完全以歐洲的利益為根據的。當那時候，這個平衡好像是可以維持永久的。

這種商業制度，現在是趨於崩潰了，但在昔日，歐洲卻在此種制度之下，成爲世界的工廠，世界的特權者，凡是世界各地所消費的一切製造品，歐洲便是其唯一的供給者。於是由此發生了二重依存關係：非歐洲國家有賴於舊大陸的製造品，資本及工藝技術，而歐洲則須自其他世界輸入其糧食及原料的一部分。因爲產業的繼續發展不已，這個輸入的比例，遂日以增加，歐洲的人口亦爲數大增，逐漸移居城市。而因這個制度之日趨完備，於是歐洲乃更不得不有賴海外各國以完全其經濟生活。這樣，造成了複雜的交易機關，其正確微妙有如時鐘。此種平衡雖然日趨薄弱，但可一點也不減其實效，因爲這個制度運行得很好。

當時的兩種主要產業，鋼鐵與棉花，便是歐洲較人優越的所在。對於全世界供給機械的設備，對於其所服屬的黑人則與以衣被，歐洲覺得這是他的特殊事業。我們習慣了這種特權，故如今日那樣，有些年青的國家，一旦要想建立自己的產業，並對我們的製造品禁止不得輸入，我們本能的反感就不由的要認爲是越權的行爲。

對於這種買賣的付價，並不完全是貨品的交易。交易的機關是非常複雜，無形輸出實占了日

趨重要的一部。支付的平衡並不是完全由於貿易的決算。有些國家常是出超，有的不然，常是入超，但是這種不足或有餘，卻是造成一般平衡狀態的要素。

海外諸國爲了其本國的開發與其所不可或缺的製造品的輸入，曾借入款項，他們輒以輸出原料作爲償債的手段，因爲這是他們所能辦到的唯一方法。當然，他們的貿易決算是出超的，且常是出超甚巨的。

至於歐洲方面，尤其是西歐諸國，因爲須輸入糧食與原料，欠了巨大的款項，但是他們的支付方法不同，且比較間接。歐洲各國主要的貿易決算方法，便是工業品的輸出，但是其實，像運輸、佣金等事務收入與其外國投資的收入的一部，已儘足付償入超而有餘了。此外如移民的出口，也常有同樣的作用。總之，在這廣大的帳單中，各種項目都是彼此互爲補足的，往往這邊加以限制，就會刺戟其他方面的膨脹。如因公益事業的發展，輸出乃漸成爲不必要，並且，輸出與公益事業可以同時減少，只要海外投資的利息與紅利能有相當增加，對於輸入儘可不必縮減。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海外諸國的貿易決算，自然，出超乃其必要；反之，在歐洲各大國則慢性的入超，成爲常態。這種情形，經

濟專家知之甚悉，惟一般民衆多不之審。他們仍舊抱着重商主義初期的見解，以爲無形輸入只是國際貿易上極小的部分。他有堅信貿易的決算，以爲還是與昔日同其重要。無怪自大戰以來，因了其他大陸之以全力從事其產業的開發，一般歐洲人便引爲大可憂慮的事了。

由這簡單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白歐洲所占據的支配的地位。這在當時，實是非常正當，誰都不覺得是可以懷疑的。因爲歐洲在產業資源上的優越是很明白的。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年，雖然蒸汽時代已告終結，但在煤與鐵的生產上，歐洲仍占有特出的地位。

一八七〇年		鐵
世界	產額	礦生
英 國	一四、六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德 國	四、三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法 國	二、六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美 國	三、八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
世 界	三〇、七〇〇、〇〇〇噸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

至一八八〇年，英國的煤產額增至一四六、九六九、〇〇〇噸，仍居第一，美國一七、四八六、〇〇〇噸爲第二。惟至一八九〇年，英國失其鐵礦產額的首席地位，至一八九七年，則失其生鐵產額的第一，一八九八年，並煤產的第一，亦都爲美國奪取以去。至於今日，歐洲全體就鐵類金屬言，雖仍超越美國，但其昔日的獨占地位，已不能再見了。

惟歐洲真正的優越處所，我們須知並不在其自然的資源，而是在其經濟生活之完全與複雜。亞洲的諸文明，雖然優美，但卻是舊式的。我們若一至海外，就會覺得可驚，因爲當地白人新國家之社會構造，不僅是表面的，且是原始的。他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他們由過去與傳統的所得實在太少了！我常記起有個加里福尼亞人，對於斯底特（Wickham Steed）的質問，即什麼是他印象中最早的歷史事件，他經過了一番仔細的思索答道：『麥荊來關稅。』（一八九〇年美國麥荊來總統時代所定的高率關稅。譯者註。）

與這種淺短的歷史相對照，歐洲所有傳統的性質，如由其爲文明的中心而來的集體的結果，實是最爲重要，而這種利益，我們知道若要移植，是非常困難，只有那些古國纔能長久繼續享受。因爲這不比開礦，只要近處地下藏有礦產，便可設礦開採，把礦石運至地面。還有如做建產業設備，或

者於鄰近原料之地，建造工廠，占有優勢的地位，簡直不許有競爭的可能，這也是比較容易辦到的。

但若要想造就一個有訓練的人員，那就非數代不可，尤其是那工事倘若是很困難，或者需要熟練勞動的。例如優秀的海員、耕作者、機師或者公司經理等，都需有多年的訓練，而如國際銀行家則所需要的訓練時間尤長。我們雖然可以在數月之內，就造成一所工廠，但如工廠的設備，就其完全並複雜的字義以言，包括人的因素在內，那就決不能立即完成。大量生產固是可能，但如專門技術的問題，或如里昂那樣的產業氣分，或者又如倫敦那樣的金融中心，則就非歷數代的時間，不能造成。

此外，歐洲還有一種同樣的利益，因為歐洲比其他大陸在經濟事業上遠為前進，不僅其所積聚的資本，過於需要，甚至超越於其所能立即投放之數。雖然其他大陸也知積聚，但如亞洲那樣，其所存貯起來的金錢，實即等於埋藏，未嘗用之於社會。

在十九世紀時，歐洲似乎具有一種創造活動資本的天才。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傑斯，在其所著和平之經濟的結果一書第二章中，曾對此才能，頗加讚賞。在那時候，資本的積聚，多由對於工作的

本能，而此本能的由來，則出自過去農民與中等階級所有堅實的訓練之遺傳。所以很自然的，好像一般人都不自知其存在。他們的工作是因為他們向來如此。他們不能全部消費其努力的所產。加以一種嚴格的社會傳統，又使這些農民與工人的生活標準保持比較低下的水準。那時，他們還不能有意識的反抗，並且連夢也沒有想到，所以他們覺得是很滿意的。至如社會上居高位的統治階級，他們也能意識的節制其費用，自動的將其所得利益的大部存貯起來，至於「爲的什麼呢？」據傑斯的所論，「是沒有明白想到的。」

尤有甚者，歐洲的中等階級都能竭力以使其生活標準，俾與自己的地位相適合，他們並欲以此傳諸其子孫。而爲欲使由此以積聚起來的資本，投於實用，不致棄置，事實上，他們又常用作外國的投資。中等階級這種輕率的态度與其在他方面的謹慎小心，恰成很好的對照，這種投於外國公司的資金，因爲是用以促進製造品的輸出，爲一種經濟的發展與征服的工具，遂使此等中等階級的貯蓄，具有一種新性質。至於借債的國家，自然也要向貸款的國家，購買其所需的物品。這種世界發展的形勢，現在是過去了，但在當時，那些股東們可真是年青國家所欲定購的製成品之唯一供

給者。

這種情形，英國尤為真確。英國是十九世紀的大國，對於國外投資之經濟的作用，數世代間，曾習之有素。所以在我們剛纔述及的國際制度中，這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並且，這更明白表示在歐洲所有的利益中，其先期成熟一點是甚為重要的。

三 歐洲的帝國主義政策

爲了要維持此種平衡關係，使人人都能得利，尤其是舊世界的人們，所以如最有利害關係的歐洲大國，不得不對此繼續加以注意。他們雖常獨立行動，甚至彼此反對，但是卻都守着一個共通的歐洲政策。大體的說，這個政策是以事物的性質爲根據的一定的需要，作爲標準。這當中雖沒有經常的原理，至少卻有一種方法，一種設備與一種風氣，存於其間。因爲在經濟上，歐洲是依存於其他大陸，所以不得不對之加以注意。而因其所處的地位是支配者，所以不能採取被動的態度，而必須實行向外膨脹的政策，這便是今日常給人斥爲帝國主義的由來。

歐洲第一件最注意的事，是獲得其所需要的供給。由這供給一字的完全意義言，這不僅包括爲其日有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糧食，並且如其產業所必需的原料，也當含在其內，因爲歐洲大陸對於自然的資源，現在已感到不夠了，故若輸入一旦停止，或者稍有遲延，歐洲的人民便將餓死，而其工廠亦將以此不能工作。但這問題可不是盡有其所需要的食糧與原料，即能解決，因爲由歐洲這種非常的發展，決不是他天授的事物所能滿足。並且還必須在國際市場上能夠自由購買。這便是英國科勃登派（Richard Cobden, 1804—65，英國政治家，以一生主張自由貿易主義，有名當世。譯者註。）贊美完全自由貿易的由來。但是，這種有利於強國的自由貿易，若一旦像今日樣爲人所拒絕，則我敢確言他必要用武力來取得他的需要。固然，如到處都能種植或都可得到的農產，是並無掠取的必要，但是若爲礦產，則因其不能移動，且必須據有其地，那就非實行掠奪政策不可了。

於是由此便有所謂原料政策。這政策我們與其說是由於政治家的天才，寧說是由於實業家的聰敏。惟他們的方法有種種的不同。有時對於其所注意的產物，可以充分得到。有時則實行自由貿易。迨第二步則進而掌握其資源的財政的支配。然財政的支配尙是最小限度的要求，其更進的

形式則爲讓與制度。至此，他們遂不得不事先預防可能的競爭者。此等競爭者大抵爲歐洲其他國家，有時竟至彼此之間發生內戰。此時，若那些名義上獨立的國家表示政治的反抗，那末他們就要運用外交的壓力，有時竟進展而爲軍事的壓力。倘若這些方法還是不夠，那末最後，他們就要把富有資源的土地據爲己有，使之成爲自己的殖民地。

這種原料政策，大體與關於市場的同種政策相應在病着人口、貨物及資本的過剩，而不得不輸之海外的歐洲，這也是一種甚爲重要的政策。

在十九世紀，歐洲大批的移民海外。爲了維持歐洲的健康狀態，這是非常的必要，但是，這也是使之能保持優越的一個條件。歐洲爲確保此種移民，或選其優秀分子去統治土人的殖民地，或於人口稀少之地實行全部的移殖。美國便是由這種方法造成的地方之一。

同時，歐洲更須防備其他人種未來的膨脹。說起來這不過是同一問題的另一面。這裏，感到危險的並不是母國，因爲自十六世紀以來，這種侵略的形式已沒有了。所以現在的危險，是受其統治的海外領土，以及他們所有的殖民地。歐洲在這種移民潮流之後，所以不能不意識的，或者無意識

的，有一種防衛政策者，就是這個原故。例如澳洲禁止黃色人種的移民律，倘若不是以英國的力量為根據，怕卒無所用罷。但是歐洲對於將來足以與之競爭的種族，禁止移入，尙感不夠，甚至爲了開發其需要的地方，因白人與該地氣候不合，或者不堪工作的勞苦，輒移全部土民的人口以充之。在這種古代的奴隸形式及近代的獨立勞動形式下，歐洲爲保其優越時代，便是以此方法調整各大陸間人口的移動的。

這也是個甚爲重要的問題，就是從歐洲工廠中繼續不絕的生產出來的製造品，用什麼方法送到國際市場上去。那末上面所述原料政策的大要，在這裏也可同樣適用。在其初時，這只須使買貨品的人答應自由貿易就是，或者對其關稅，加以限制，使之成爲無障害的財政關稅。例如西洋各國對於中國關稅的支配，即不許中國人民心中懷抱保護貿易的意願。又如英國勢力對於印度關稅的支配，即不許印度工業有何等的保護，致有害於藍開夏的利益。歐洲這樣由其殖民地帝國所得的主要利益，便是能夠幾於完全實行其舊日殖民地公約的政策。由這政策，即歐洲的輸出品在其海外帝國領土享有特殊的待遇。

政治的說，如資本的投放也是採的同一方法。當歐洲借款於某一國家時，就在這其間樹立了一種保護國的形式。倘若這是一種須由主權國的法律以爲支配的特殊事業，於是在有關係者的心中，就會起來要求安全的保障。倘若這是一種讓與，那末享有讓與權者常會提出新的要求。倘若因了其政府的威權，獲得了條件的承認，那末不知不覺之間就會成功一個受剝削的殖民地。

戰前的歐洲，像今日的美國一樣，不許人有絲毫的抵抗。他不許海外的第二等國家製定法律，以爲抗拒。個人和平的創意，既然在其後面已感到有政府的力量，於是財政的發展就必然的要具有政治發展的特質。此時，真足以阻止這種發展的，只是各國間彼此的猜忌。如使新世界得免於歐洲的政治干涉之孟羅主義，那是這種猜忌的一種特例。如當這種猜忌嫉妒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那末像私人禁止政獵的土地或像共同政策的實行，要想抗拒是甚爲困難的。總之，金元外交並不是美國的發明，因爲歐洲早已行之甚久了，

最後是所謂交通政策，雖全部歐洲各國不能都有此政策，但至少如爲向外發展的先進各國，卻不能不有此政策。蓋一國家既因構成上或外國貿易的發展上，賴輸出入貿易以爲生活，那末國

際交通問題就有非常的必要。他要感到世界貿易路線，尤其是海上交通，是與之有甚深的關係，因為這種路線若一旦切斷，那末其意義將無異死亡，即其不然，所有廣汎的活動亦將不免趨於停止。故凡各國及各大陸，若其發展上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就要感到海上的自由，是有非常的必要。倘若他們是充分的強國，那末他們的辦法很簡單，只須用閒雅的詞句，來說明其欲支配海洋的意思就是了。

故由長久的經驗，此種貿易路線的政策，其所關的條件是很明白的，而使人覺得可驚者，則雖以近代技術的進步，依然不能稍改其根本的性質。蓋國際貿易的安全，在從事國際貿易的國家，不消說是最為必要，必須設法保住。在他們看來，所謂安全者便是利用這條與世界各地保其連絡的路線的權利。因此，他們引用國聯盟約第二十三條，「交通與通過的自由，」主張通過土股或海峽及國際運河的自由。但雖如此，仍虞不足，因如通過國際運河的權利，即其有之，但若在運河所至的海洋，沒有支配的權力，那末還是無用。因為此種國際運河，大抵狹隘而具有充分的危險。故如蘇夷士運河那樣，雖有其支配權，但若沒有地中海，有什麼用呢？又如巴拿馬運河亦然，倘若沒有加里比

海的支配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而欲獲得此種支配權，於是非常複雜的政治機構就有必要，並且還須有高度完成的組織與長久的經驗，以爲之指導。此外，還要有力足控制海洋的艦隊，而爲支持此艦隊，則須有海軍根據地、燃料增加站、海底電線、無線電臺及飛機場等組織，遍布於世界最大貿易路線的各地。

這樣的支配，對於政治的影響，自是很大。如利用這條路線的國家，那末就得對此時時加以注意。有時，只須財政的支配就足夠了，有時則似乎有了相當的保障，能夠成立國際的管理也無問題了。但是普通凡有特殊利害關係的國家，其目的都在軍事的支配，他們以爲只有這樣，纔是完全滿意。例如英國之於蘇夷士運河，美國之於巴拿馬運河便是。在這兩個例子，其管理大權雖掌於一國之手，但其實卻是大陸的。故我們儘不妨說，蘇夷士運河是由歐洲支配，而巴拿馬運河是爲美洲所支配的。

在以世界勢力爲目的之第一等國家，其發展的過程，大抵集中於下之三個計畫，這都是造成經濟的領導權所必要的。那三計畫如：（一）原料的支配（用美國的意義說），（二）爲了調整

生產與貿易調子，對於國際信用的管理，（三）凡一切供給及輸出入並商業所必須經由的海上路線，須有其統制權。只有如此，纔能達到世界的勢力。無論國家或者大陸，其理都是一樣。

不過直到近來，只有歐洲演着這種世界的活動，惟自二十世紀起，歐洲可再不能有從前那種完全的支配了。

四 歐洲的文明制度

在十九世紀，這樣，有一種完全的歐洲制度，正與歐洲指導下的國際經濟制度相一致。從內部來看，歐洲並不能給人以統一的印象，但從外部來看，尤其是從遠處來看，卻明白的表現着歐洲文明強力的個性與統一。如英、德、法以及俄人，他們在亞、非、澳、美諸洲，雖其政策彼此容有不同，其彼此的對立是如何劇烈，但是大家都知道有一種共通的歐洲特性。同樣，十九世紀，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也不像今日我們那樣。在我們看來，十九世紀，尤其是當末期的時候，是政治的國民主義與保護關稅時代。如梅里納（Melino）與麥荊來（McKinley）這兩位自由主義的妖怪，比之其後來的

兇惡的繼承者，竟是溫和派，這是誰都不能預料的。因此，我們常觀察錯誤，把歐洲經濟的國際主義視爲最顯著的特質，以爲足以與將來相比較。

人們從離開歐洲海岸的頃刻起，就可看到英國所建立於全世界的這種經濟制度中，有一種國際主義表現着，像哈里武（Hiltebeitel）——（法國歌曲作家，一七九九—一八六二。譯者註。）說得好：我們是進到了一個「國際的商業共和國」了。這個共和國的英國的性質，即由英國國旗以表現出來，但卻是誰，都可以參加，至少凡是白人都可以參加的。在這上面，君臨着大不列顛制度的公正主義（Justice for All）。那時候，環繞世界的旅行，即是在英帝國以外，也是由英國勢力的保護而得到完滿的行程。如英語（不是今日樣的美國語）和着蘇打水的威士忌酒（Whisky 還沒有發明）及金鎊（很少用金元）幾於支配着世界各地。而此使所有白人都得到利益的制度，雖在技巧上遠不及今日，但是貿易卻能很順利的運行，這不能不令人覺得驚異。當時英國的科勃登派頗以不能使其他的世界，都採行自由貿易制度，深引爲憾，但是其實，關稅障壁都是很合理的。所有關稅，因了種種商業條約，如最惠國條款等，實緩和了不少。如戰後所發達起來的惡性的技巧，比例制度及外國貿易管理制

度等，則尙沒有發明。

交通運輸，誠然沒有今日那樣的迅速，但是航行有定時，且以有個人完全的自由，也使人覺得甚爲舒適。至於海外移民，則幾於全無限制，普通旅客的護照等，也減至最低限度，幾可說沒有這種手續。當一九〇〇年巴黎博覽會前我出遊世界的時候，像要查驗護照那樣的事，簡直一次也沒有。我只須拿出名片或證明書就夠了，而在許多國境交通的地方，竟什麼都不要。白種人這樣是到處被接待着的，其間若偶有什麼困難，那末也只須說一聲我是羅馬市民（*Civis Romanus sum*）就是了。

在這幾代間，國際空氣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便是安定。如關稅固定，很少變化；商約安定，很少有廢止的事；信用穩定，凡是大國決不致破產，故在這個世紀，如英國康所爾公債（*British Consols*）法國之三釐公債，都安定如磐石，無動搖之虞。且貨幣安定，如法國革命時所發的 *assignats* 紙幣，通貨膨脹及偽幣等一切形跡，都已不復留存於西歐的記憶中。——包來（*Paul Leroy Beaulien*）的所謂「不安定的財政，」其意中所指的那些國家，實是極不堪之至！此外，還有契約的安定，大家

尊重署名，覺得遵守信約乃是常事，並不足奇。這個制度肇始於英國，後來，全部歐洲文明都受其良好的影響，使一般白人都蒙其利。至受益最大的，當然是歐洲人，他們把這視為當然，將歷永久而不變，好像這是法令所固定似的。

可是在三十年後的今日，把我在那時的態度來加以一番回顧，我幾乎吃了一驚了。就我個人言，也許已十分謙遜，但在不知不覺之間，卻有一種自以為白人及歐人的驕傲，令人覺得可驚。在一般人想來，好像我們的種族，我們的大陸，應該享有一切的特權，誰都沒有想到我們這種光榮的領導權，會只是一種例外的暫時的現象。因此，大家都以為白色人種遍世界的偉大的活動，是有其理由的。這種以白人為主角的偉大的敘事詩，便是我們大家所讀着的凡倫（Jules Verne）（法國科學小說家，一八二八—一九〇五。譯者註。）多至百冊的巨著。所以當全世界真的成為歐洲人的帝國的時候，歐洲固是太自傲了，但是我們能說這不是情理中的事情嗎？

這種偉大事業的先驅者，英國，便是首先感到他的特權，而產生帝國主義的運動的。約逢士

（Stan ley Jevons）

（英國經濟學家，一八三五—一八二〇。譯者註。）

在一八六六年曾有這樣的記述：「世界各地都是我

們心誠悅服的屬國。北美與俄國的原野是我們的田地，支加谷與奧得薩是我們的穀倉，加拿大與波羅的海附近，有我們的森林，澳洲大陸有我們的羊羣，而在南美則有我們的牛羣。此外，如祕魯的銀子，加省與澳洲的金子，都是送到倫敦的，中國爲我們種植茶葉，而從東印度的農場，我們得到咖啡、白糖、及香料。西班牙與法蘭西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沿岸則爲我們的果園。在以前的時候，只有美國的南部是我們的棉產地，現在則世界各地都有種植了。……」

約逢士這種描寫雖是指英國以言，但是也可同樣適用於歐洲全體。狄爾克（Sir Charles Dilke）（英國批評家，一七八九—一八六四。譯者註。）約與此同時，在其所著大不列顛（Greater Britain）一書中，曾

把古代神話中的奧林披克主義，加以詩的重述，其中說到歐洲之役使其他大陸，正與奧母弗拉斯（Omphalus）把赫克爾斯（Hercules）當作奴隸一樣。

此時，其他種族對於我們的印象是怎樣呢？他們雖然確認我們最高的地位，但是也抱了一種使我們的形像爲之改色的心理。由他們所處的形勢，他們是比我們更知道我們的統一。如在印度人眼中，我們並不是英人或法人，而是“Sahibs”。至在中國人看來，則我們乃是「洋鬼子」。他們雖

然也對我們創造的天才與赫赫的功業表示贊賞，但是他們卻更恐懼我們無窮的野心。他們冷靜的給我們的倫理的批判，他們痛責我們如法利賽人樣所主張着的宗教教條與我們冷酷地實行的帝國主義間之矛盾。他們的所見，正如凡來列以後所敘述的一樣。「所謂歐洲人者，並不是由其種族、言語、習慣以定，而是由其意志的欲望與力最以為斷。在這點上，歐洲人實是個怪物。他不僅有長久的記憶，並且內容甚為夥多。他抱着非常的野心，貪求無限的財富，且於知識的探究亦不知所止。」總之，在其他種族的人（他們的聖賢曾為他們保有了傳統的知識）看來，我們實無異狂人。

在這種使之有利，且視為可以永久不墜的假定上，歐洲最後建立起他的非常的上層的產業結構，有幾乎是過剩的人口賴此以為生。這其間的平衡算仍繼續維持着，但是到底感到微弱而危險了。因為這種情形如欲維持久遠，那末像我所曾述，這個世界必得完全承認互為補益的分工合作的辦法。歐洲必須繼續是地球上的專門工廠。但若非歐洲的各國，一旦起而反對這種教統，主張改變其自己的自然資源而加以利用，那末情形可就要不同了。這種情形現已發生。這便是今日歐洲危機之所在。

第二篇 二十世紀

歐洲所加於其餘世界之強力的支配，直至二十世紀初爲止，現在是發生反擊了。這在今日也許是一件最重大的事，因爲關係着白色人種的威權。

自文藝復興及大發見時代以來，歐洲的發展沿着兩個主要方向而進：第一是爲其自己的人建立殖民地，第二是在白人不能殖民之地，佔有其自然的資源。這兩種支配的方式，很少非歐洲的國家，能夠免掉，然而以後到底來了反對了。其第一期，在現今說來，已是遠的過去，有海外白人國家的解放運動，他們對母國要求自治或完全的獨立。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的，即雖如此，與白色人種的優越可並無關係，不過舊大陸統治其餘世界的權力受到影響罷了。至第二期則爲另一解放運動，因爲這是非歐洲的民族之反叛，不願再受白人的統治，所以形勢較爲嚴重。現在感到危險的，已不止是歐洲的權力，如直至最近爲止，由白人高傲的意氣，其專制的統治向不許人有何等議

論的，現在他們的威力也受到動搖了。有個美國作家名叫斯都達德 (Lothrop Stoddard) 的，對於這種反抗運動，曾有這樣的標題，曰：「有色人種之漲潮。」溯自中古時代以來，白色人種像不可遏止的怒潮一樣，遍布於地球表面，我們現在難道看着其日趨衰落嗎？

在這危機中，使我們覺得最可驚人者，是危機之突然其來。我們若稍回顧過去，則當十九世紀的後半，誠然也可見到許多危機到來的徵象，但是當時的作家卻幾於完全沒有注意到。在他們看來，白色人種與歐洲大陸的優越是可以永久保持的。但是現在，危機卻到了我們的眼前了。我們現在當前的問題，不止歐洲與其他大陸的關係從此發生根本的變動，且如白色人種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也要根本改觀。我們感到昔日西方的概念是在不知不覺之中起了變化了。現在的歐洲文明已不能說即是西方文明。因為在西方文明之中，其重要的一部分並不在歐洲，且也不是專依據歐洲傳統的。這個變化最明白的例證，即凡是戰前游遍世界的人們，現在一離開歐洲海岸，就會感到目前形勢的嚴重。

一 美國的獨立

有些屬於白人而非歐洲的社會，現在迅速的得到了政治的獨立。如美國之在十八世紀末，南美、西、葡兩國殖民地之在十九世紀初都是自然，同樣的運動不免要在英國的殖民地中發動起來，但是這個古舊而賢明的母國，由過去歷史的教訓，卻知由和平進步的長路程，引導解放的力量，俾免於革命。所以這個帝國的統一，仍得保持至今，至少形式上未嘗破裂。

自治領地的新地位，其所根據的原則，早在一九一七年的帝國會議，已加認可；但至一九二六年的宣言，乃成爲確定的法規。而一九三一年的議會法令，則不過把已承認的制度，對其論理的結果，表現爲文字而已。於是事情至此始告一段落焉。

完全的平等，就是昔日殖民地的獨立，自此遂不得不儼然與以承認。於是各自自治領地都對其自己的外交關係負責，帝國亦不必有共通的外交政策了。這意義就是說以英國爲中心的制度，現在發生了變更，由歐洲的觀點言，自不免要引起嚴重的影響。但是帝國將來，其受海外勢力的左右，

雖日益甚，而此等自治領地，恐仍將繼續以歐洲爲其運行的中心，這是無庸疑慮的。不過英國的政策，不免以此漸趨分散，由海外自營獨立生活的諸政府的壓力，而離去歐洲的中心。

英國內部的這種變化，即表示歐洲近代爲世界領袖的地位的變化。當十九世紀時，古羅馬詩人維琪爾（Virgil）的名句：『爾當記住是由人民之命而統治，』猶如英國的格言，英國的殖民地總督則與羅馬者正相肖似。我們還記得他們把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及南非，造成爲優良的政治單位之重大努力。但是現在，這些自治領地可不再需要英國的人才了。反之，如澳洲及加拿大，他們卻親切的對母國自行提出表示扶助之意或勸告，使母國由其長久的經驗，對自治領地的年青，現着藹然的微笑。

惟在經濟方面，自治領地的解放運動殊無此迅速與完全。且即在戰後困難的時期，我們覺得亦無如此嚴重。

如美國在政治上獲得自由，雖已歷百年，但在經濟方面，其與舊大陸的關係，仍始終不脫殖民地的性質。美國所需的資本，須由歐洲供給，外如一切的工業技術，自機械工程師以至顧問人員，以

及受有歐洲傳統教養的工頭，都莫不如此。美國倘若沒有這些人物的助力，要想建立其新的產業，實不可能。因此之故，美國重力的中心是在大西洋沿岸，而以其與歐洲的商業關係保持着優勢。不過現在是漸趨沒落了。大概在一八九〇年時，美國雖已開始顯露其大國的頭角，但仍是隨着歐洲足跡發展起來的。我們常把他們看作不守軌範的人，由此可知我們是仍舊自以為是世界真正的中心。

自此以後，美國的經濟解放運動經過了三個時期。一八九〇年，美國以其麥荊來關稅，確然的表示產業的獨立，以後就意識的並侵略的開始反對歐洲。這是一個顯著的日期，即在當時，已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了。

第二個時期開始於大戰時代，這使美國的資本開始與戰前相反的流動，從債務國一變而為債權國，曾有一時，竟代英國的地位而為國際銀行家。戰爭使歐洲不得不從世界舞臺引退，這刺戟起新世界的產業得有非常的發展。產業的發展一旦開始，於是便立即成為戰後期間異常的繁榮，使美國的製造業者以飛躍的進步的調子而前進。

正像十八世紀時，西歐是產業革命的創始者一樣，美國現在成爲大量生產與整然的產業組織及新方法的無可比並的先驅者，二十年來，使地球表面爲之幡然改觀。這是第三時期。在這期間，美國得到經濟的完全獨立，尤其在產業方面，他竟可完全與歐洲的精神斷絕關係了。美國現在自成爲一重力的中心，其人民之奇特簡直爲我們以前所未見。例如林肯雖生長於草原之中，到底還說着我們的語言，但如亨利福特那樣，就好像是誕生於另一星球的了。

無論在英國的自治領地及拉丁美洲，我們都看到與美國一樣欲達到經濟獨立的野心。他們並有同樣的願望，欲以日益增高的關稅的保護，創建新的產業；同時，對於外國移民也想有同樣的統制辦法。他們更抱着同樣的憧憬，以謀實現完全的經濟的國民主義。他們都好像是依據一個經濟法則，這是任何新興國家所不能免的。不過他們的目的雖甚明白，結果卻在未可知之數，因爲一涉到困難的技術問題，他們還得依賴來自外國的技術人才。

同樣如一切的設備與高級製品，他們也幾乎完全有賴外國的輸入。誠然，縱沒有輸入，他們也可存在——如拉丁美洲當最近經濟恐慌時，便是如此——但是以此，他們乃不得不忍受犧牲，降

低其生活標準。因了與歐洲及美國的關係的斷絕，於是立即引起物質文明的衰落。蓋財政的獨立固至今尚未達到，這些年青的國家，若欲繼續開發其自然的資源，是依舊須賴外國資本的輸入。

最後，尤其如那些在太平洋岸的自治領地，其發展呈另一形態，表示他們尙沒有達到完全的獨立。他們因為有色人種之要求入境，是仍需要加以保護。這種有色人種的競爭，我們只要離去歐洲便可遇到，實使保護國制度成爲非常的必要。倘若一旦沒有這些自治領地所屬的帝國，以其威權爲之保護，那末因了黃種人的生物學的壓迫，這些自治領地的移民律，便要如薄弱的堤防樣，爲之沖決無餘。

所以其間雖有口頭的抗議與偶然的事件發生，使表面的觀察者爲其所欺，但是其實，則如這些國家，無論在經濟上、財政上，甚至在政治上，都不過是從屬分子。因此，在歐洲看來，其危險所在，實不是完全獨立的威脅，因爲這是不能成功，也是他們所不願的；危險蓋在此等自治領地所附屬的引力的轉變。這些非歐洲的白人國家，他們的忠於其種族，正如其忠於西洋文明一樣，這可由白色澳洲的嚴格政策與南非之拒絕有色人種以爲證明。質言之，這些最遼遠的白色人種，他們居在最

遠的境界上，實是最熱心以謀保衛的。

不過這些成爲歐洲前鋒的社會，現在卻已不是歐洲的了。如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以及阿根廷，都在另一種空氣中發展着。這種空氣，就地理言，卻與舊世界大不相同，而與美國爲近。因爲他們的殖民建國都是相同，所以他們的商業方法相同，在繁榮時的發展的調子也相同，甚至恐慌時的停頓狀態也相同。在這些新國家中，生活之大體相同，一部分由於氣候與環境的關係，需要同樣的標準與設備。美國不過在進化上比他們更進一步，但是此外，如他們的年齡，形態，固無不相同。他們成爲西方文明之海外部分，是西洋文明溢出於其舊大陸的境界的部分。

因爲這些自治領地式的國家，都尙未完畢其殖民地的歷程，所以感到有一經濟的，財政的，乃至政治的中心之必要。而以此故，歐洲的危險，不在他們之早日要求獨立，而是在他們將來之轉向於其他中心。這個中心，只有美國具此資格。當戰後以來，歐洲日趨衰微，而美國勢力則有飛躍的進步。由這個新中心的發展情形看來，我們可知其意義的重大了。美國自此躍登金融世界，華爾街的勢力則思由此代倫敦市而爲國際銀行家。這種情形，在輸出市場上也是同樣。因爲這些年青的白

人國家，現在都將其需要品物的全部，轉而求之於美國的製造家了。他們所本能的專仰給於美國的品物，若舉其名目，實在可驚：如汽車及其附屬品，留聲機、無線電、電影片子、打字機及計數機，家用及產業用的電氣器具、大量生產的事務所用品，造路機械、煤油掘取塔等。二十世紀的產物，已代着英國產業昔日種雄世界的十九世紀的產物如棉布呢絨、金屬用品、鐵路機械及煤等而有其地位了。總之，因了習慣與氣候的相同，這些海外的顧客自然要轉向與他們極相類似的國家以求供給。至於講到種族的防衛方面，則情形也如一樣，雖然爲恐引起抗議，我們不能明白的說。如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都知道要防備黃種的侵入，他們的力量有所未逮。他們必須有一帝國級的保護者。現在雖有英國，但是一旦英國力有未能，或者衰弱了，那末他們便只好轉向美國。在他們的心底，已懷着這樣一種心思，希望有一種保護的力量，能夠超越政治與國旗，即包括他們的種族與文明在內的計畫。

居於我們的對蹠地的一個作家，曾經這樣的說：「白色澳洲並不是一種政治學說，這是一種福音。且其意義更在宗教甚至國旗以上。……質言之，白色澳洲的主義是以國民生存與國民自殺

二者間，必須有所抉擇爲根據而來的。」（註）

一九三一年當華盛頓海軍會議開會之前夕，澳洲首相虎士（Hughes）說道：「我敢滿意的對每一美國軍艦在造船廠中的竣工，表示祝賀之意。」這個令人驚異的宣言，其意義是很明白的：便是澳洲在太平洋一旦捲入人種鬭爭之際，希望能夠獲得美國的援助。故若這種恐懼而果是事實，那末事情很明白，我們的西洋文明在最近的將來，會發生二個中心的危險——其實，這已是既定的事實了。

由上面這些預測，故雖如一般最有密切關係者，亦難確認，而我則可以指出一些事實來。這便是說：在政治上，各自治領地對於美國，雖中懷猜忌，心頗不悅，但在這種反感之下，我們須知實存着一種真實的親善，不能輕易看過。繼着大戰終後的歐洲的不振，現在是美國的恐慌。因了這種恐慌，美國的威信大受影響，使我們對美國的重要，加以輕視，正如因爲過去的繁榮，我們對其重要，過於重視一樣。美國目前的政策，似乎並不欲謀向外的發展，所以歐洲，尤其是英國，乃得重復安下心來。我想這也是一個理由。但是造成美國的大羣，無論從何方面看，都不失爲一強大的勢力，恐怕遲早

要成爲一種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罷。

卽如今日，我們由英帝國的外交政策來看，已很明白，英國要想保持其以自己爲中心的獨特的立場是很困難了。這個世界最大的政治組織，其日趨非歐羅巴化，本身的意義，原來已甚深長，故若長此繼續下去，那末一定有許多國家，將於最後，以美國的文化爲模範，而於歐洲以外形成一新中心。故在今日，我們必須承認白種與西方文明是已有二個指導的中心，歐洲過去雖是最高支配者，可是今日不過二者之一而已。

(註) H. J. F. Abbot, "Japanese Expans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18.

二 有色人種的解放運動

有色人種的解放，這是比歐洲危機更爲重要的發展。我們如欲認取其意義的重大，那末必須明白受其影響者不止歐洲，凡白人與其餘世界的關係，都將爲之改變。我們知道這種發生於我們面前的反抗，是我們對其文明加以支配的結果。我們使有色人種與歐洲相接觸。這像酵母一樣，實

使他們從長久的睡眠中覺醒過來。現在，他們便以我們所教的方法來對付我們了，利用我們所刺激起來的民族意識而起來了。

法國詩人凡來列對於這事曾有典型的觀察，值得在這裏加以抄引：「歐洲奠定了科學的基礎。科學改變了文明；使凡具有科學的人，都能力量倍增。由科學的性質來說，這根本是可以傳播開來的。因為這可以還元為一定的方法及普遍適用的公式。於是只要一人得之，就千萬人也可以學習了……故此商品（把科學當作一種可以賣買的東西來說，）其所產生，可以使人更為有用，更供人之消費。一旦得到人的愛顧，其數便可增加不已。這樣就成了一種商品，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同樣製造出來了。」

白色人種的霸權，自此遂發生動搖，因為其他民族都知道其目的、方法及生活樣式而自加利用了。說也奇怪，模倣與反抗，竟同時並至，昔日對於白人的敬服，現在用為對抗白人的武器，其間更有三種要求，即政治、經濟並民族的獨立。現在，無論歐美兩大陸，都受到這種威脅。全部西洋文明受其影響。而歐洲則受了二重的打擊，因為有色人種愈模倣白人，他們也許將更轉向於美國。

這種恐懼，也許是沒有什麼理由的。因為舊大陸現尚有充分的能力，可以恢復其已失的威信，但是我們可不能忽略這事實，蓋自戰後，世界物質的進步，大抵依美國式以發展。在其返老為童的過程中，有色人種需要種種的設備，他們輒向美國定購，且從美國求得其技術的專家。他們甚至向美國請教女子的流行，詢問電影、科學觀念及一切娛樂等事。此時，白人無疑地是受到了威脅，而在此危機之中，我們須知更有一危機，也是歐洲受禍最甚。在這兩個危機中，第一危機是更為嚴重。

歐洲與白人的統治現在是已確成為問題，而以此為根據的普遍的制度自將無用於世。十九世紀是自由主義與經濟的國際主義的時代，但此自由卻只嚴格的限於白人。他們由此得到利益，因為當時的世界，是白人的指導，是白人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動。故他們所實行的，決不是平等主義而爲一種補足貿易。於是產生了殖民公約，由公約凡各大陸都當根據其人種與經濟發展，負擔特殊的機能與權利。甚至即在優秀的白人間，舊歐洲是須特別加以重視。

二十世紀則不然，其與前不同之點，即到處存在的經濟的國家主義，對於自由主義傳統拒絕承認。任何國家，現在都主張發展其本國的產業，儘可能的俾成爲一個完全獨立的單位。近二十年

來，這種野心，是世界到處都有明白的表現。

最具有巨大意義的一件事，其嚴重且也許在我們想像以上者，則要數戰後印度關稅之脫離英國統制而獨立。而在中國，也發生同樣的事。中國的關稅，向受國際的管理，以英國的勢力最爲主要，但是現在，幾乎完全爲中國人自己所管理了。由印度與中國的例子，於是結果向以西方商業利益爲本之財政關稅，遂一變而爲保護主義的關稅。這兩個市場含有七萬萬的人民，就這點言，我們可知歐洲勢力所受的損失是如何巨大了。故雖曼澈斯特之人對此表示十分憤慨，卒以大勢所至，無從挽回。歐洲現在是到處遇到了競爭者，甚至在他向所視爲自己的市場。歐洲的制度是日趨崩潰中，非加以改正不能保其存在了。

但是有色人種的解放，可不止政治與經濟二者。在其政治的國家主義與關稅的防壁之外，還有種族的自負心以及文化的與宗教的國民主義。

此宗教的國民主義的趨勢，由一九二八年開會於耶路撒冷的新教布道國際委員會會議而得到明白的表示。據其布道成績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出在性質上有一種幾乎如革命般的變動，他們

的努力已不復如西洋的教導爲一宣傳事業了。第一如教會團體的組織，卽有變化，其中四分之一的代表是屬於亞非兩洲年青的教會，爲有色人種。此外更有一特殊之點，爲出席會議之歐洲代表所重視者，就是此等新興者的勢力不僅甚爲強大，且遠過於其人數所表示者之上。

這當中的原因，是否由於自由主義或者衰弱之故，我們姑且不管，惟有一事很明顯者，卽西方對於這種異國的勢力，其今日的態度是比從前更爲被動了。這也許是因爲歐洲感到有讓步的必需要罷。在從前，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以把傳教師當作西洋文明卽「優秀人種」的使者爲有利，但是現在，我們覺得過去耶穌會在中國的政策，確是最聰明的。因爲像天主教所早已知悉一樣，基督教如欲成功，成爲國民生活不可分的一部，那就非棄去其外國衣服不可。

爲了對我們的種族的國民主義表示反抗，現在有一種國民主義的新形式，他們以爲其自己的根據，像在其他事物一樣，卽在宗教（甚至如基督教）中也可得到。那些有色人種的年青教士，當主張自己的獨立時，曾給西方的教會創造了微妙的問題，爲將來所必須解決。對於這事，羅馬似亦知之。現在已有人感到這些有色人種的教會，對於我們西方，曾否發生真實的影響了。這是我們

今日的文明，道德上發生弛緩的一例，而其原因，則由於活力的缺乏。

這個危機——事實如此——使世界精神的領導權發生了問題。我們今日，領導權的行使是怎樣？在將來，又是怎樣呢？

西方之人，也許是真誠地，久以為世界不少精神上的友伴，且在事實上，英美兩國之人今日尚多信者。但這可真是我們當不可遏制的發展時代所傳布的消息嗎？在東方，甚至在近東，我們所給與的印象，實不相同。我們必須承認，——像耶路撒冷會議所證明——由我們的世界征服，我們之所行者，實物質的力量多於宗教的精神。如亞美利加主義雖確是一種理想主義，但卻不失為一適例。美國所謂進步的觀念，因與效率及福利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根本不是精神的。即在其非利己之時，也是如此。從純物質的觀點言，歐美兩洲所代表的文明，其目的在使生活有更善的組織。就在這種堅決主張提高物質與社會等級的一點，我們與東方之向主退讓者不同。

我們對於人與物之可驚的影響，這也許是真正的說明。狂熱的物質主義與人情的理想主義，在這其間是含着犧牲，為我們在世界上的事業，光榮與卑污二者之總計。白人的行動，有如奴隸役

使者、海盜、及貪慾無盡的利己主義者，說起來是一點也不錯。但這筆帳，須以我們人種中許多道德高尚的人才以爲抵銷。這些人們懷抱崇高的意志，如在教會、在殖民事業、在軍隊或在微賤的移民中，其目的只想使人類更以文明，使世界成爲更宜於居住的地方。我們若置此不顧，那末歐美文化的影響，其雄偉的全部面，就不免觀察錯誤。

在我們所隨身帶着的許多行李中，如戰勝的軍隊、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方法、我們的資本等，對於我們所接觸的海外種族，究竟以那一種最有力呢？那末回答是使人不快的，因爲我們的力量最爲強固的，怕要數物質主義。

奧特漢 (J. H. Oldham) (蘇格蘭傳道家，一八七四年生。譯者註。) 是個對於世界問題具有廣泛的知識之深刻

的觀察者，關於這問題，曾經說過：「任何地方，凡在有教育的階級中，基督教之最大敵人並不是舊日傳統的宗教，而是我們所稱爲現世文明者。在這當中，我們見到一種人生的概念與解釋，只承認事物之天然法則，以爲人類由其自己的努力，便能自救，並建立其社會秩序。從較低的水準來看，這種現世的人生概念，正代表以快樂及物質的成功爲生存之真正動力的信念。而此信念，則在三重

形式之下，不久即為各國的許多社會階級所容納。於是有一種東方與西方彼此共通的人生哲學，雖不是已生，卻是這樣的產生出來了。」

不管是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我們所示的例子便是如此。這種傳播於各地的尼采哲學，就是我們文明的一種主要特徵。我們都知道「成功」一字在美國是具有怎樣神奇的魔力啊！

西方人以爲可把世界改變為基督教，他們於是欲設法以謀實現。但是結果，其善否且不論，有色人種所承受的使命，只是我們機械的天才的啓發。現在，如汽車、電影、無線電、電話、留聲機，以及飛機等，已深入於最遼遠的市鄉地方，而對此等新發明最爲熱心者，也已不是最白最文明的種族了。原始的以及屬於古舊文明的人們，對於那些完全不相熟習的超現代的生活形式，竟能自謀適應，懷着這樣的熱心，喜悅及便易，這是使我們覺得驚奇的。並且，這些新學成的人們，具有那樣機械的巧妙，肉體的靈活與反射的速度，我們的種族雖然社會更爲發達，卻沒有這種本領，或者說是已沒有這種本領了。試觀在安達斯山曲折狹隘的路上，那些印第安人鎮靜地駕着汽車，其態度實使我們贊賞不止。

這樣說來，有色人種——黃種、黑種、紅種、棕種——的現代化，是否將再進呢？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對於一切新的設備，他們雖能加以利用（常只是表面的），而他們國民的精神則仍採防護的形勢，且能保其個性於不墜。故在某一點內，我們的勢力雖可深入，但是一過此點，即以他們的制限，無能爲力了。他們一旦從我們學得了技術，我們的威信就不免衰落。他們因爲知道應用我們的機械與工具，於是直率地自以爲是與我們相等了。但是，我們常能創出新因素，這種因素，有時或竟與生活外部並不相關。我們所注射於他們心中的酵母，也許是危險的，但由事實的表現，實使他們在千百年無可如何的困窮之後，現在乃能與貧困戰，使生活沒有什麼苦痛，且享受人生的快樂。這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自此，大眾便不改常被斥於物質的利益以外了嗎？』卻有一個有色人種的工人提出這樣的問句。

在一頗含預言意義的文字中，聖傑士（St. Just）（法國革命家，屬雅各賓黨，以主張激烈著，一七六七—一七九四。譯者註。）曾經說過：

「幸福是歐洲的一個新觀念。」故雖他人可以比我們更能理解哲學的愉快，但由我們的文明，其最明白的教訓，實爲對於安樂的焦急的慾望與不息的探求。於是結果，我們常不知所爲何事，而竟

成爲社會動亂與革命的輕率的煽動者。

這種急激的事變，在三十年前，我們是很難見其開始的，現在，在這當中，有精神的事物與現世的因素緊密的交錯着。賢明的觀察者奧特漢曾經有這樣的結論，說「現代社會已與永恆斷絕關係。如科學、技術，以及經濟組織，都只知從事於物質。現代人已把自己固定於人的範圍以內，所以要使之相信尙可有其他的態度，幾於是絕望的事。」我們若承認此事實，那末在物質的平面上所組成的世界，儘可利用我們的工具與哲學，以攻擊我們的。

三 歐洲大戰的影響

過去二十年來，以非常的速度進行着的世界的改造，大戰是具有一種特殊的作用。惟其勢力雖甚巨大，而一般人像普通的例子一樣，往往容易過甚其辭。我們現在已有過一番觀察的工夫，於是乃知各大陸間貿易均衡的擾亂，並不像表面所見的是由於大戰，雖然戰爭曾於此有所促進，但是這樣的危機卻是遲早仍要發生的。歐洲獨占權的崩壞，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已有種種力量在

發生作用了。

對於這事，我們如欲有充分的認識，那末最好研究英國經濟史，因為就產業方面言，英國常是歐洲的前驅。但當八十年代，我們已可看到英國向來橫行無敵的優勢，表現衰弱之象了。海外的市場既已建立其自己的產業，限制英國商品的輸入，遂使英國的輸出貿易不復能有昔日那麼驚人的發展。這一點，英國正是其餘大陸國家的典型，不過英國在產業發展的路程上較爲先進，英國的處境較爲困難，容易受到損害而已。

所以說大戰造成了新的競爭者，這話殊不十分正確，不過因了大戰，卻使已現脆弱的微妙的國際機構，發生變動。外國匯兌市場的平滑的進行，現在給破壞了，交戰國的生產都脫離於合理的經濟的目的。這其間，海外各國則以非常的興奮，將其產業向生產過剩的極端推進。這種混亂的現象，我們到了今日還未能復元。大戰時所暫行放棄的貿易路線，雖然以後已恢復常態，但是國際經濟關係的海圖，卻不復能如戰前的模樣了。

大戰時代的國際貿易，實值得我們仔細的研究。因為這使我們對於未來將發生的事有所認

識。現在我們要從這統計的連絡中，探索其更重要的水流。

講到國際貿易，感受大戰的最初的影響者是交戰國家，尤其是協約國方面，因為只有他們尙與其他世界發生關係。於是如巨量的糧食、原料、製品等需要大增，且甚迫切，不容稍延。因為軍隊必須有糧秣武裝，一般民衆也須有必需品物，加以日益增加的難民俘虜等等，必須與以給養。且此時各協約國都以軍隊的動員，一切陷於紛亂，所有力量都不得不集中於軍火的製造，於是要想以本國的產業資源供給國內市場的需要，勢不可能。因此，他們不得不放棄舊有的成規，而向海外定購巨額的貨品。至中歐與東歐方面，因為與敵通商，成爲一種罪過，於是其供給糧食與製品的自然來源，遂立即爲所斷絕。因此，協約國乃不得不從遠地的國家以謀輸入，造成了不良的結果，他們的外輸入，突然大增。

在這其間，因為這些國家自己的需要尙不能供給，自更無能力以事輸出了。他們之所以不能保持輸出貿易，這不止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生產，須供自用，還有是因為他們的力量，都用到生死所關的戰爭上而沒有餘力以事其他事業。故因他們的輸出減少至最低限度，而竭力向國外求得輸

入，他們的貿易平衡遂發生空前的混亂。統計家把他們的總數一加審察，不禁爲之愕然，一是因爲其例外的輸入，竟是日增無已，二則因爲價格的騰貴致所欠之款，其數非常巨大。

如法國的情形，是其他各國的例子，實使人吃驚。下面的表，即顯示一九一七年當軍事行動達於最高點時，法國輸入的增加是何等巨大，而在同時，其輸出之數，則大爲慘跌：

法國的輸入（單位百萬）

	價	格數	量
一九一三年		八、四二一法郎	三七二 Quintals
一九一七年		二七、五五四	三四八

法國的輸出（單位百萬）

一九一三年	六、三一四	二二〇
一九一七年	五、六七六	二九

把這些貿易數字來作一番仔細的研究，則可以看出那些陷於困境中的國家的需要。糧食的輸入，其所增之數雖不多，但是價格卻漲了四倍；原料的數量是減少了，但價格則漲了一倍。至於製造品物雖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但價格卻比前貴了五倍。法郎的價格，自一九二〇年始大跌落，故這期間的價格，若用法郎來計算，則自外國購入的肉類，其價漲了十二倍，穀物與煤是四倍，汽車與毛織物是二十倍。同時，法國糧食的輸出則在數量上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價格上減少了百分之五十。這便是報告這個空前的危機的可怖的鐘聲。

但在海外的協約國及中立國家，則此次戰爭的影響，正與歐洲國家相反。在主要的生產國家，這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竭力從事輸出，並且不管買者之難堪，隨意定其價格。雖戰爭之事，前曾有過，卻從沒有那樣大規模的。故如美國輸出小麥、肉類、礦物、金屬及煤油；加拿大輸出穀物、肉類、果醬、牛油、牛酪及木材；阿根廷輸出小麥、玉蜀黍、肉類及羊毛；巴西輸出咖啡、肉類及皮革……這種貨物的品類竟多至無限！

中立國，尤其是海外國家的輸出，就重量言固大增加，而就價格言，則其數字更高到可驚。海外

的協約國如美國者，其參戰係在一九一七年以後，論理似應列入中立國內，然就美國在戰爭中所給與人的信用欠款言，如要全部償還，則事為不可能。下面的數字，即說明當時對於貨物的需要。

各國的輸出（單位百萬）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七年
美	國	二、四四八美元	六、四一七美元 <small>（係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之平均數）</small>
阿	根	七〇披索	一一〇披索
日	本	六三二日圓	一、六〇三日圓

這裏，還有第三個反響，實為所有巨大影響當中之最具嚴重的意義者。蓋如擁有農業及礦產富源的國家，雖得利用這個機會，而工業國家，或能立即把工廠建立起來的國家，則其利用這個機會，尤堪驚人。因為對於立即可供消費的貨物的需要，是比那些原料或半製品遠為巨大，我們但見戰爭的需要是這樣的迫切，好像無窮盡似的。真的，在這幸運的時代——倘若那種悲慘的記憶能夠重新回來，那末是可以利用這冒瀆的稱呼的——只要能夠生產，便都能銷售一空。

在歐洲有幾個中立國雖與協約國同樣利用了這機會，但如美國、日本、加拿大三海外國家，尤獲利最巨。這三個國家誠然也是參加作戰的，但因遠在戰爭地帶之外，故他們的得利簡直與中立國家同。美國的工業在戰前本已有基礎，至此遂更得到巨大的進展。至於日本，則其巨大的產業發展，老實說便是此時開始的。這些海外國家，自此都成爲製造品物之國際的輸出者，從前爲歐洲所獨占的特權，現在他們竟得分占了。

但是，歐洲在這黑暗時代之經濟的損失，可並不止此，因爲如海外諸國原來是製造品的市場，戰爭對於這些國家間接影響，我們似亦當加注意。這些遼遠的國家，既以對其價格甚貴的生產品之非常的需要而突致富，於是他們的購買力遂如噴泉樣騰躍起來。來得容易去得快，人們因爲得錢容易，遂根本未嘗想到貯蓄。他們惟一的心思，便是不顧一切的化費。然而此時，向來從事輸出的國家，是在競爭場中沒落了，因爲如歐洲各國雖尙能有少量的輸出，但是海洋運輸的危險與運費的昂貴，實不勝負擔。於是結果，歐洲貨品卻不能在這些新國家正當致富的時候，到達其地。爲了適應這種情形，就發生了兩件事：第一是一些非歐洲的工業國家，乘了這個機會，正好補了缺；第二是

當地的工業乘時興，有些地方，簡直是規模全新的產業。

這種傾向，實過於一切事情，使歐洲境界以外的世界趨於工業化，且使之與歐洲相反對。於是建設工廠的要求，遂不可遏止。當這非常的時期中，到處是這種現象，雖然和平業已恢復，甚至當時接着發生的二次經濟恐慌的教訓，都不能加以阻抑。

這樣，保護貿易原來是不必要，但是各國政府仍喜歡與以保護，實行種種的制限，尤其是對奢侈品。因了這種嚴格的輸入制度，有時竟至禁止通商，於是使新建立的本國工業，得有一種蔭庇，而勃然地生長起來。

新工業既如雨後之黿般生長起來，由我們的經驗，事業一旦建立，自然要竭力設法以謀保其存在，至如能有政府以爲扶助的，那是尤甚。這種援助，對於製造業者有如保護其投資，而對於賴以生活的工人，則竭力以謀產業的鞏固。這種情形，除美國、日本外，如加拿大、巴西、澳洲及其他十餘海外國家，凡在戰時有新工業之建立者，莫不皆然。

這些年青的國家，其最爲發達者，後來遂代了歐洲的地位而開始供給他人的不足。在從前，歐

歐洲是舞臺的中心，可是現在，新的商業關係卻與歐洲並無關係的開始建立起來了。例如美國直接與南美開始往來，並且經由巴拿馬以與遠東發生關係；又如日本亦開始與南美、澳洲及印度直接通商。這當中有些商業路線雖原來已有，但其他的卻完全新闢。歐洲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這樣遂大衰落，結果造成了永不能挽回的大變動。大戰中的情形，誠然是例外的，但是戰爭的反響卻常存在，並未消滅。這可由下表所揭示的難堪的事實，以為證明：

美國的輸入貿易

	一九一〇到一四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三〇年
來自歐洲者	四九·五五%	三〇·五%	二九·七%
來自美洲者	三二·七%	四一·九%	三九·〇%
來自澳洲者	一六·三%	二六·〇%	二九·一%

日本的輸入貿易

	一九一〇到一四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三〇年
來自歐洲者	三〇·〇%	一七·〇%	一八·〇%

來自美洲者	一七・〇%	三七・〇%	三二・〇%
來自澳洲者	四六・〇%	四一・〇%	四〇・〇%

自大戰以後，各大陸間的經濟關係，即如這樣建立在新的基礎上。歐洲所已失的買主，誠然可以稍稍設法挽回，但是像一九一四年——這可視為十九世紀真正的結末——那樣的情形，現在看來，卻已永遠是過去的事了。當然，我們在大戰這不利的年頭所損失的市場，必須設法恢復，但是他人也必要設法使我們不能入手，這是一定的。總之，其他大陸乘了例外的情勢而得到的利益，若非經過鬭爭，他們決不願意放棄。他們對於由這變動所得的利益，必要竭力設法加以鞏固；不管經濟的理論是怎樣，他們仍要利用政治以為己助。這種情形，我們只須放眼一觀，便可知道是每日發生着的。所以世界的工業化，即雖斥之為不經濟，也必仍要繼續下去。此時，歐洲如欲起而恢復其已失的市場，那末勢必要遇到海外三十餘國激昂的國家主義的反對。他們現在，正對勞動之國際的分工與補足貿易的舊概念，表示反叛也。

四 世界勢力的分裂

無論從各方面觀，這個普遍的危機，其最後的影響已使歐洲昔日的領導權發生動搖。我們須知使標準化的傾向減少者，不是當今經濟與技術的方法，反之，卻是因為各種文明的混合，及習慣與人種的日益交融，乃使世界一天天的成爲單調的類似。借句鮑特來爾（Baudelaire），（法國詩人——^{六七。}）的話，比原始的罪惡更爲討厭的是無數的汽車、無線電，及機械的設備之繼續標準化。現在，這些東西是誰都可以辦到了。世界正以難於置信的從順，經由大量生產的臘腸工廠，再沒有人對人與物加以尊敬了。地球上的人民，不管其來源是如何，都不得不趨於屈服。不過人類的的生活標準，勢將依不同的水準繼續下去，故在歐洲與美洲，或歐洲與亞洲之間，當仍有巨大的區分。現在所謂真正新的事實，是舊世界已不能如過去樣具有力量，足以控制其自己的傳統，而使世界依一個單一的衝動發生反應作用。

代着這種單一的動力，世界現在是分成了各種勢力範圍。歐洲的扇形雖仍未受損，且頗爲廣

大，但是一離去了歐洲海岸，旅客就會立即遇到美國的扇形。其間，並有幾個地帶出現於亞洲，他們之與美洲完全分離正如其與歐洲一樣。我們若超於普通所謂政治的領域，而平面的加以觀察，則可以立即看出這個世界的動向有三四條道路，這與昔日舊大陸的勢力沒有實力的匹敵的時候，其靈感的非常的統一，正好成一對照。實使人不禁記起古代史的最後數章與和平的羅馬帝國之分裂。

這些新的情勢是怎樣影響歐洲的呢？第一是因爲海外的新工業，使爲歐洲平衡的主要部分之輸出貿易，受到危害。同時，歐洲在海外的原料供給，在生產過剩與不景氣的期間，誠是非常充裕，但有一日，若那些生產國家，都知在就地加以利用，那就不免又要發生困難了。像我們在前面所述，國際貿易之短巡回，實與歐洲的利益有害，因爲以前，歐洲的職務，有如全世界的經紀人，運輸者，及堆棧主人。故以國際巡回之最後阻害，結果或造成完全的停頓。

凡此一切，便是二十世紀的問題。世界現正傾向於不同的平衡，過去失效的傳統與規律，是已根本無能爲力了。所以我們必須能與此變化相適應纔是。顯然的，商業將不能恢復其昔日的自由，

而政治對經濟的干涉，則只有日益加甚。結果所至，國際貿易將失其從前的性質，貿易數額大受威脅。大家正在圖謀適應，而在舊大陸方面，則影響之巨，甚至足以發生構成的變化。故我們研究這些問題，實無異探討歐洲生存的機會焉。

第三篇 今日的問題

歐洲的危機，若加以分解，大抵就是各大陸間平衡的調整問題，尤其是各不同之文明間，其生活標準，文明發展及年齡的平衡的調整問題。我們現在，正當着性質冷酷而調子不同的進化面前。故雖如那些力主保其特權，不肯自己適應變化的人，因危機之不可避免，到底也只好屈服。大戰的餘波，使許多仍未解決的問題現於我們的眼前，有些歐洲國家由此乃突然驚醒，其實也可說是歐洲文明全部，因其向來是酣睡於十九世紀的繁榮的。

人生原來常是失其調整，故我們所努力以求的完全的平衡，實決難達到。但在人類不同的集團間，其關係亦可達到圓滿之境，至少是在那些得利的人看來。像我們所已述，這就是十九世紀末葉的情形。現在二十世紀，雖然尙是暗中摸索，但仍希望能夠發見一個與之相適合的制度。原來事實常先於理論，且其行進亦遠比理論爲速，因此，依據昔日的理論以養成的人們常不能自謀適應，

甚至他們簡直會不知道事實的進展。於是我們對於這種似將常久繼續下去的狀態，視之爲混亂，斥之曰無可挽回。我們現在雖已到了二十世紀，但是卻像剛剛知道。不過這也是普通的事，我們不是在路易十四之下仍舊信奉路易十三嗎？不是在路易十八復辟之後還來一個帝國嗎？

一 產業組織問題

從歐洲的立場言，在商業上，在各種產業集團關係上，以及在國際借貸的運用上，改造是非常的必要。我們現在只抱着過時的要求，其實有些大陸間的關係，卻是健全的，因爲這是以現實爲基礎，所以或可維持久遠。

第一件值得考究的事，是各國並各大陸間的經濟年齡。一國的人口與設備，倘其發達超過了他的土地的資源，那末這個國家就要算是成熟，甚至可說是衰老了。反之，倘若他的資源多過他的需要，那便是年青。在新的大陸，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話：『我們是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的國家。』這就表示他們的確信，他們是有前途的。由這一點，遂產生了全部的補足貿易制度，其物資富裕者則由

不足者爲之收納。所以凡是以此種關係爲基礎的問題，無論關稅制度以及計畫經濟，都無可以解救。

這種補足貿易制度，在歐洲與其他大陸間，行之已久，且非常自然，給人視爲是正常的。可是以後來了反叛，現在，且到了極點。從前爲舊世界貿易對手的國家，因了他們的急欲建立其工業，遂不願自限於爲原料的輸出者及製造品的消費者，而表示反對。其間雖當深刻的恐慌，他們仍竭力以謀維持其應戰時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產業設備，不僅如此，且更謀有所增加。於是歐洲的產業，遂從各方面受到了總攻擊。

誰都知道這種要求是不能任意擱置的。當殖民地初建立時，無論開拓者與墾殖者都無意發展當地的產業，因爲當地的製造品代價未免太貴了。所以他們寧願藉輸入來滿足需要。在這發展的第一期，他們的興味只在輸出其初步的產物，對於產業的要求是不注意的。但是一旦安定而比較稠密的人口已集中於都市，於是形勢便爲之一變。現在，如四周環繞着有色人種的工人之墾殖者，或如處於羊羣當中與世相隔的牧羊者，他們的意思，我們是已不復顧及了；我們現在所認爲值

得傾聽的，是尋求高工資的工人及欲從本地的買客得到利益的雇主的意見。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國家，自然不期而然要希望成爲工業國家了。

因爲政府的態度常表示同情，所以工業家以勞動者的援助，大抵能得到其所要求的保護。可是這種新產業到底是否合於經濟，或者爲那小得可笑的產量，建立關稅以提高國內的物價水準，是否算得賢明，卻鮮有人加以注意。大抵只須有人或者團體，聲明工廠就要成功，便會立即准與加高關稅，甚至常在生產沒有充分開始以前。原來決定的論點，並不在社會全體的需要，而在私人利益的巧妙的操縱，只有他們知道怎樣聳動當局的視聽。這些具有利益關係的人們，普通多由社會的方面提出其主張，而不根據經濟或財政的理由。澳洲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其產業組織的發展，幾完全有賴於他的關稅，而此關稅之所以能够成立，則只是因爲他的人民要使澳洲成爲一個產業國家。

在這些新國家中，其最先建立的工業，大抵是以當地原料爲基本的，他們就當地利用原料，不加輸出。他們的變化，最初是很簡陋的，但是後來卻漸趨完成。如加拿大初時輸出製紙木材，以後則

製成漿狀出售，最後乃爲紙的輸出。這其間，有特殊的關稅規律以助其進展。此外，如澳洲阿根廷也如同樣，他們初是輸出活牛，許多年後，乃以冰凍或罐頭牛肉的形式，輸出國外。又如美國今日的玉蜀黍，他的輸出是以玉蜀黍餵養的豬，製成種種出品而出售。故凡一個年青的國家，若日趨發展，那末其原料輸出的比例，較之半製品，就不免要一天天的減少。美國五十年來國外貿易的進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一步完了之後，於是與其本國資源並無關係的工業乃繼着起來，但其目的只在供給當地市場的需要。當此之時，似乎範圍很廣，但實際上，可資選擇的工業也有限得很。凡新建的社會，只能經營一種無需高等技術而又比較簡易的製造事業，其所需要的是海外的機械輸入。蓋技術上的困難，根據傳統，故凡移植的工業多結果不佳。如有的工業需要社會的空氣，故凡沒有充分發展的地方便不能成功。因之，在產業之地理的分布上，我們可以有許多階段，而大陸間的貿易應該有怎樣的改變，也就視各階段間的關係而定。

這種新國家的工業化，其所到達的階段，甚至即在很幼稚的時期，對於舊有的制度，都有相當

的反響。最初，如當一個新國家開始工業化的時候，他就要保留其原料之一部以爲己用。在繁榮期間，因爲獲得原料，競爭激烈，往往使價格上漲。有的政府爲使其本國的製造家得有特殊的地位，於是或者禁止原料的輸出，或則徵收原料的出口稅。這與各大陸間補足貿易的性質，自然是大相反背的。

這其間，如舊日工業國家的同種工業，就要喪失其海外的顧客，因爲他們現在都去買其本國貨了。歐洲的製造業者固然可以在發達較遲的國家，仍舊得到新的銷路，但是舊的形勢，無論如何是打破了，並且必須經過長久時期以後，他們纔能恢復過來。而因他們是把這當作不當的待遇，所以常時嚙噬着，心中憤憤不平。

上面所述，正是我們每天所聽到的怨言。但卻只是表面正確，尙不足以盡其全部。我們不能立即便作結論，說新國家的工業化必有害於舊國家。事實上除了那處於直接競爭地位的工業外，所有大都市中心之其他利益關係人，對於海外的一切發展，甚至如製造事業樣，都反是可以獲利的。正統派的政治經濟學即這樣明確的詔示我們，十九世紀的英國，曾以其經驗而得到證明。蓋殖民

地一旦開始工業化，在歐洲正是最有利的投資機會。所以我們雖似已當着反叛的面前，甚為危險，而舊世界的資本家卻常由此得到利益。

此外如歐洲的產業界也得到利益，因為由設備機械及預備品等需要的造成，此等事物，是只有求之世界上高度發展的國家，質言之，即惟有求之於歐洲與美國。隨着機械，更需要裝置及管理機械的人，如技師與工頭等。因此，高度發展的國家，雖不輸出製成品，卻有機械工具及技師人才的輸出。在這其間，因昔日的顧主之購買力增加，其所輸入或更比前為多。但是現在，對於這種增加起來的海外的需要，得以從中獲利的，便須是能夠出產精製品的國家了。

這時候，歐洲所必要的，是其舊敗部分的產業組織之變更，這須與發生於十九世紀者同樣徹底。從前的那些顧客，他們現在已可無需我們了，我們為獲得替代者，就必須求得市場；在那裏，其工業發展的程度雖沒有達到我們那樣的前進，但卻已有一種對於貨品的需要。過去的一百年間，曼徹斯特的紡織業便是這樣繼續不絕的尋求其新顧客的。

總之，歐洲在遇到一種貨物不能出售的時候，就必須仍有更優良的貨物，尋得他人所不能與

之競爭的出路纔行。因之，歐洲是不得不在貨物的優良上求得其避難地，是被迫着走上那不許停止的進步的道途上。關於這調子，有一些極惡的事物，令人記起流浪者的不絕努力。沿着這條道途，如有的國家，大陸，甚至文明，也許困於疲勞，但是那在前面的，卻依然年青活潑，足以保持其地位，因其比較的優秀，而長保他們的特權。且由自然的分工，有些困難的工作，成爲最古而具有最高度文

化的中心地方之專業。這在造成新產業之建立的設備上，尤爲明白，並且，如高級產物的製造，必須有經數十百年始能獲得的技術與才能，也是如此。

許多年來，對於殖民地及海外國家的工業化政策，究竟應否反對，頗成問題。歐洲無疑的是要加以反對，因爲由人類的意旨，自然想鞏固其特殊的地位；所以歐洲之不得已而退讓，決非出於本意。

例如英國，雖對其自治領地，懷抱自由主義的態度，視爲政治上的技術問題，但於他們之爲自己而建立工廠，殊覺非常遺憾。六十年來，英帝國的一切政策，莫不以母國有供給殖民地市場物資的特權爲基礎，直至今日，在渥太華協定(Ottawa Agreements)中，尙是此種觀念的具體化。這種

方法，倘能真的付諸實行，那末必可阻止英帝國海外地方的更趨工業化。現在，曼徹斯特對於印度印製紡織事業的競爭，仍覺不滿，正如我們法國的工業家，倘若阿爾日里（Algeria）也建起其自己的工廠，心中便將感到憤怒一樣。

但是議論都係空話，此種運動到底是不能中止的。所有的殖民地，倘其母國，而不許他們有權自謀發展，那末他們便要先後起來反叛。所以要想阻止他們的發展，已是日為困難，到底恐怕還是不可能的。

不過我們可不能單看表面，因為這運動的發展，其勢甚緩，不是數年便能完成的。總說一句，必須有數世的時間。故在這當中，在舊世界的特權與新國家的要求間，由彼此自動的與進步的適應，儘可以達到新的平衡或半平衡。新國家在從前只輸出原料，現在開始供給半製品，並為自己日常的需要，製造完成品了。舊國家因為這種普通物品上的競爭，於是乃謀於上等品物上有所專長。總之，因自治領地，殖民地及醒覺過來的國家之提高其工業的等級，歐洲必須比他們前進一步始行。即在彼此之間須常保有相當的距離，然後他們的關係乃能不生變化。因為環境情形是繼續變遷，

社會機構不能不有繼續地適應，所以我們真正所求的，並不是靜止的平衡，而為變動的平衡。

這種變化的影響，在最高度發達的歐洲國家的貿易並金錢往來上，向來就明白的表現着。如國際借貸的調整，無形輸入是一天天的占着重要地位。在我們的記憶中，英國的貿易決算就從未有過出超，故在將來，其更趨不足，乃屬當然。英國對於糧食及原料的輸入，大抵仍以製造品的輸出，以為付償。但除此外，如海外投資，旅行事業，尤其是一切公用事業的收入，實為匯兌決算中的一項，而以新國家工業的進步，必將日有增加。這意義表示高度發展的國家，其對年青國家的輸出，必須日益注重於技術、科學及創造性。即除了真正的貨物輸出外，必須更供給效率，組織，總說一句，即其自己的個性。他的輸出這樣日益精巧，且更偏於知的方面。這便是奪去其機能的某一部分之世界改造對於他的本能的回答。並且，他的弱點也將因其國之進步而趨減少。

英國的支付決算，在這一點上尤感興味。蓋自十九世紀以來，尤其是大戰以後，英國的輸出比之輸入，是大為減少，有如下表所示：

英國輸入與其輸出之比較

一九一三年	八二%
一九二一年	七四%
一九二九年	六九%
一九三一年	五二%

很明白的，這當中的巨大的不足之數，是全賴無形輸出以爲彌補。這一點，我們若以商務局的估計爲可信，那末至少直至現今例外的時期止，是儘能彌補這不足。例如一九二九年，貿易決算的不足達三億八千一百萬鎊，但由下面的分析，英國仍能在一九二九年達到支付的平衡。

一九二九年英國與其他各國間之收支平衡（單位百萬鎊）

商品入超	八三一
國民運送業純收入	一三〇
海外投資純收入	二七〇
保險佣金等純收入	六五

其他收入	三〇	
貸方總數	四九五	一一四
		四九五

由表可知輸入雖有巨大的超過，而其決算卻仍能得到平衡。但是同時，我們也明白看到世界，尤其是各大陸間新經濟關係上所發生的變化。

對於這問題，斯諾博士(Dr. H. O. Snow)在王家統計學會曾有透澈的批評如下：『這些從事無形輸出的人們，他們經營着事業。我們或以爲十二個從事皮鞋製造以供輸出的，還不如一個保險經紀人，他可以每年在外國業務上獲得五千鎊的佣金。但是這裏，存着不動的事實，在我們向之購買糧食及原料的人們，對於支付的方法，卻寧是無形的，而不願有形的。這一點，我們必須記住。』

現在，歐洲的輸出要想與先前同樣，是很困難了。但在各大陸間，固仍有相當數量的補足貿易存在，並且各國也正以其所達到的進化階段爲根據，實行其國際職務。倘若公用事業是可以相當

的代替輸出，使輸出不妨相應減少，那末在舊大陸未曾習於這種新條件以前，怕不免發生危險的社會事件。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維持生活標準於不墜嗎？歐洲之今日與明日，是全恃其已積的財富，但是明日，他必須更有賴於自己的優越。蓋在將來，歐洲當昔日特權與神權制度下所獲得的優先權，在競爭制度之下，必須給人認為合理纔是。

二 生活標準問題

現在舊大陸所當面的問題，便是他與現今國際貿易的條件能自謀適應到何等程度。歐洲在十九世紀的趨勢，現在看來，是很危險的了。借引尼采的語句，歐洲是決定「危險的生活下去。」現在他身上背着非常巨大的工業的上層建築，過於稠密的人口，以及日難維持的社會標準，已只有二條路可資選擇。這便是或者與其餘的世界等待一般繁榮的回復，使自己再得興起；或者不然，承認其全部立場有加改正的必要。這種改正，若從悲觀的見解來說，那末包括其所有設備的一部之

犧牲，其高級生活標準的放棄，並且，他的人口也許要從此趨於減少。但是，有個更樂觀的假定，卻說歐洲的工業的機構可以適應，可以改造，能使其今日水準，仍維持於不墜。

產業的競爭，今日與一九一四年前是大不相同，因為大戰及其以後，再加上危機本身，已使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今日成爲一般的混亂狀態，實使我們受了兩方面的攻擊。這兩方面，便是亞洲與美洲，高工資水準與低工資水準二者。無論向着那一方面，我們的側面都不免於危險。

在這種情勢中，以東方及遠東的低廉工資的壓迫，又增加了一個新因素。自大戰以來，一般世界工業化的影響，直至今日。他們乃始感到。西方之人以爲這是自貽伊戚，因爲我們的技術若沒有非常的進步，亞洲的競爭就不會發生。這是大量生產的直接結果，而大量生產則爲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

過去三十年間，工廠的性質大有變更，出於我們意想之外。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一特點，即勞工階級的衰落，今日的工廠必須與此變化相適應。因此，不止戰時，且在戰後也如如此，歐美各國都竭力謀以機械代工人。蓋以此時，工人已成爲稀貴重要，並且難以制御了。現在所需要的，是機械化的

工廠，及質量都不必如前之工人便能加以運用的簡單的方法。工廠這樣轉變為標準化而自動的，並且可以交替的機關。整個工廠，現在可以分作許多部分而移轉於世界另一地方，只要有少數專家與之同行，便可裝置起來，重行開工。因為機械的配置非常巧妙，不管用的是怎樣的工人，生產都是一定。蓋由精巧能幹的工人之缺少，所以發明者，特造為一種機械，不必勞動管理者的頭腦，只須有最低限度的技能就行了。福特曾說——一點不是笑話——他無需其工人有多大技能，只要他們能夠像把帽子掛在釘上一樣就是。真的，現在世界上，無論黃的、黑的、棕的，是誰都能夠把帽子掛在釘上的。在初時，雖需有幾個西方的技師以為開動，可是以後不久，這些技師也是不必要的。自動的機械，不僅這樣征服了時間與空間，並且征服了人類自己。人類由其天才，卒造成了連其自己的智能也不必要的難堪的結果。

有色人種的各國，明白的是在有利的地位。在西洋，文明程度，生活水準都是較高，發明製造於那裏的機械，現在移到文明程度，生活水準較低的東方來了。東方的工資常是很低，不過歐美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十五分之一。但是這尚不足為反對此種競爭的主要理由。東洋方面最大的

利益，是因其產業新創，沒有社會立法加以阻害。故有色人種的雇主，可以使其職工，日夜長時間的作工，且輪流換班，使機械繼續不停。如童工、幼女及女工的役使，都可自由。組織是現代工業之決定的要素，今則完全有利於雇主，蓋社會的論議既不許與生產者之獨占利益發生衝突，而人類的權利又事實上是被排斥的，雇主自可爲所欲爲了。

於是其間，曼徹斯特的工業家遂在長期的社會進步過程上，成爲犧牲者。在規則，團體契約，勞工法，及人道主義等的網羅中，他絕望的輾轉着。這些東西，原來是他良心上所承認的，且事實上是西洋文明的主要保障。但如日本那樣，一旦其低廉的工資，再加上比西洋更進步的技術，於是競爭便不再可能了。

下面是一段偉大的文字，摩蘭 (Paul Morand) (法國小說家，一八八八年生。譯者註。) 把白色工人與有色人種的無產階級，加以悲慘的對照：

「這裏有一個男子。在自然已經醒覺的時候，他起身下床。在門口，他有一杯預備好的熱咖啡並報紙。他以廉價票搭了地下鐵路或公共汽車去上工。他一日三頓，星期日出去釣魚，星期六

晚間便去看電影。他的受教育是免費的，失業、老年、疾病，都有保險。這是以西洋標準，過工資生活的白色工人的境遇。現在還有一個男子。他簡直全身裸體，掛着破布，藉着一碗的飯與一些烘乾的蟲，以維持生命。任何工作，在他看來，都是幸運。他每天工作十五小時至十八小時，幾於不知爲的什麼。他除了自己的肚子不感到飢餓的痛苦外，沒有什麼娛樂。無論街上簷下，都是他睡眠的地方。他身子瘦得像一個骷髏，被人遺棄着，命運註定做那最艱難的工作，直至生命告終爲止。他是沒有法律爲之保護的，高利貸者常時加以剝削，又有軍隊掠奪他的所有。這是黑色女子及一般有色人種的無產階級的境遇。」

這樣的描寫，雖與日本的情形不相合，但如印度與中國，則其多數的人，正陷於這樣的悲慘境地。

個人的價值既一旦受了威脅，困頓於生活標準重荷下之歐洲人，像負了許多行李的軍隊一樣，怎麼能與此無數羣衆作戰呢？於是我們看到了所謂「兩勞動市場間的巨大決定。」例如紡織業方面，日本、印度、中國，實攘奪了昔日曼徹斯特市場的一部。尤其日本現在因爲高度機械化，竟達到了能自製機械的階段，而其工資，則與英國相較，仍在亞洲的水準上。

反之，在我們西部戰線，則對於那些工資更高，且生活標準亦比我們張大的國家，我們亦不能不有所自衛。大戰終後的美國就是代表這種競爭的適例。雖在目前，暫時停止，但其原因，實植根基深，恐怕將來仍要遇到。使美國得以勝利的條件是很易明白的：即美國的勝利，是由其工資之高度，能以其所生產之量爲之彌補。而其所以能如此，則因爲有優秀的組織與其精良的指導機關。蓋高薪俸與大量生產，若要同時辦到，那就非具有充分的購買力的巨大的國內市場不可。而在美國，既富原料的出產，又有一億二千五百萬的人口成爲一自由貿易的單位，外面圍着一道關稅城壁，這種自然的並政治的條件，實是歐洲無論如何所辦不到的。美國因爲完成了這種條件，所以能不畏競爭。倘其不然，他是不能完成這種條件，那末自然是很容易被擠出國際市場的。因此美國的霸權限於在機械與羣衆這二重招牌下所實行着的生產。否則，便要像歐洲以亞洲的比較而崩潰樣，在其高工資之下趨於毀滅。

所以大西洋兩岸間的貿易，其往來流通可以說正像濃度不同的兩種液體，相疊而傾於一個池中。歐洲是舊大陸，就新世界言，歐洲向美國買入的，是原料與半製品，歐洲以此作爲養育其人口

並供給其工廠之用。此外，歐洲並購入大量生產的品物，而通常選購者，則為能完全表現美國性質的工具與機械。

反之，在美國方面，雖已有巨大的發展，然在經濟上到底年青，他從歐洲輸入糧食，高級製品，尤其是所以應付定貨的物品。此外，他更買入只一部分為機械所製，即有個人手工的必要的種種物品。這種物品，倘若他的關稅能夠開放，恐怕其數還要更多。在這裏，美國的利益始趨減少，甚至消滅。

這三個產業發展的階段，與三個大陸及其文明的三時期相應，實暗示着富於興味的討論。美國當繁榮時代，曾傲慢的自誇，只懼高工資水準國家的競爭。這使我記起狄爾克在一八六七與六八年世界旅行之後所著的一本書，叫作大不列顛，其中有說：『這次我環遊世界的教訓，是低廉的人民為高價的人民所敗，即每天生活四先令的人，戰勝了每天生活四便士的人。』他的結論，誠然是不正確的，但他的所言，卻至少能夠明白的表示這問題，且把這問題置於生活標準的根本基礎上。而決定此兩大陸間的勝負者，其實也就是這生活標準。

狄爾克所謂生活標準高者常占勝利之說，究竟是否對的呢？照他所說，實在未免太簡單了。這

正與一般人以爲工資低到不堪維持生活的那種競爭，其力是不可相抗的同樣，我們也不能加以承認。倘若要說得近似一點，我們須知在工業生產上有幾個階段存在其間，每個階段都自有其成功的法則與機會。有的時候，惟貧乏者能夠生存，而有的時候，則惟富有者能占勝利。生產的法則，不是，並且也不能把廉價的棉布織物，農業機械的大量生產及高價的絲織物，作爲同一而論。然則在此國際競爭場中，歐洲的運命正當危險之極的時候，應該怎樣纔是呢？

三 創造才能問題

在現今這種世界競爭的局面下，無疑的，歐洲在某一方面是要失敗的。

在東方及遠東，因了自動的機械與飢餓的工資，歐洲是失敗了。而如日本那樣，再加有進步的技術，於是他的攻擊遂成爲不能抵抗。這種東方人，已知利用我們的工具了。我們則只知急急出售，對於最後會有怎樣的結果，是不管的。現在他們因爲有了這種新的武裝，再加上那種窮困的境遇，亞洲就勝過了我們。他們能夠以無限低廉的報酬雇用勞動的軍隊，並且對於過時的工作，還可不

給報酬。

『亞洲生活能比歐洲低廉』小泉八雲 (Tarcardio Hearn)

(英國文學家，後入日籍，卒於日本。一八五〇——一九〇四。譯者註。)

這可怖的句子，實表示此慘酷的競爭的悲劇，在這當中，那最貧困的竟得最後的勝利。這像惡貨幣驅逐良貨幣的格來顯法則 (Gresham's Law) 一樣，凡在生產發展上的某階段，二人種間的競爭，並不是更進步的人種勝利，而是那較劣者得到生存。且就經濟的——或者生物學的以言，那技巧最進的，卻未必是優良的。因在製造業之某一部分，文明之社會的負擔竟成爲過重不堪。故在這一點上，需要少而又身輕便於行旅者，當然佔到利便。

生活標準高的工人抗議說，這是『不公平的競爭。』他們的生活所以高者，我們還得把一般人所不願捨去的娛樂、衛生、安適等，加算於生產費之內。不過這種享樂的費用，在國際貿易上是不承認的。國際貿易只知那冷酷的勢力與財富，所以必是弱者失敗的。當過去十年間，西歐的紡織工業在其被侵奪的印度中國等輸出貿易市場上，已得到了這種教訓。這像一個巨大的失敗，土地在我們的腳下陷沒了，大似整個大陸市場將被攘奪以盡。然則在我們所選的武器不能有效，且須與

我們困苦的敵人相競爭的時候，而竟與之作戰嗎？現在那些貶低其幣值的國家，似乎假定的沿此路而進。我們正像不能正視死的面貌一樣，走到了一個深淵，可是眼睛卻不敢相望，而欲避開不見。

但在這巨大的戰場之另一端，即美國，我們所以失敗的原因，卻正相反。如以某種工業上的超等的設備，乃使每人得有巨大的生產，因之，工資亦得提高，這情形恰與我們的相同。造成這條條件的，是我們的發明，而因我們的天才，乃使之得有其可能。這都是大西洋兩岸的白人！本來只要問題是單屬組織，技術及聰敏，那末美國所成功的，歐洲也都是可能。可是在美國卻有一件新而為我們所不及的事，即其活動範圍之廣大與簡單。在這樣廣大的地理構造內，其組織所產生的結果，自然為我們所不能及。歐洲的人口是比美國更多，然而我們的資源卻決不足與之相比，並且我們在政治上，是彼此分裂，充滿了過去所遺傳的憎恨，要把這個大陸成爲一整個的市場，實等於癡人說夢。故若能有一同的出發點，歐洲亦儘能模倣美國組織其生產的科學方法，但是地理上，歐洲卻缺乏大量生產的要素，即就其年齡言，沒有經濟的青春。

不過在這兩方面的戰線上，我們也不是常時失敗的。我們昔日所以繁榮的原因，固未完全消

滅，我們決不是只有防禦，並無進攻。在東方，與在西方一樣，我們仍有明白的利益，不過在戰後的失敗中卻失去了。

我們的技術是仍比亞洲人，即把日本包括在內，也是較優。遠東方面雖有日趨增多的優秀技師與專門組織者，但如困難的工業卻只有在機械文明根底甚深的國家始能興盛。在亞洲及其他模倣我們的人看來，這是容易的事：他們天真地相信只要有了我們的工具並知道怎樣加以利用，便可與我們相等。那知這是不然的。我們須知真正的優越並不在機械的運用，而在創造。所以只要想一想我們的天才，若一旦停止供給與東方，其結果將是如何，便可明白了。試假定以某種理由，在長時期間我們不能與他們發生接觸，他們當然仍要保保持他們的設備，但是他們能夠更新嗎？總之，工具與運用工具的手，是不關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種創造的精神。故若歐洲能夠繼續其發明，他的優越之處，是誰也不能加以攘奪的。問題的決定，全在今日有多少困難的產業而在將來是有若干。

關於美國，從這次恐慌中，我們明白曾經把他的力量，看的過重。蓋即在其非常繁榮的時期中，我們已看到其制度的缺點，我們知道美國成功的條件是顯明的決定了的。歐洲現在，仍有二種利

益，一是較大的個性，一是更大的節約。固然，誰都不能不承認就機械的發明言，美國是很聰敏的，但是歐洲卻更是天才的創造者。這句話的意義，或相去甚微，但其有所不同，是確定的。新世界的發明天才，大抵着力在工具與機械的發明，尤其是那種減少人的因素的機器的發明。

不過講到創造問題，即像藝術家樣從無中造出有來的問題，舊世界卻具有一種永遠保有的清新。他將以其困難之處，為自己的利益。因他不得不在極狹隘的範圍內努力，使他的機智銳利有如剃刀一樣。至如美國，其興味所在，我們知道只是簡單問題的解決。他們所開掘的只是最容易的礦山，他們竭力避免那種需要精密注意，巨大忍耐並仔細計畫的產業。故當恐慌未至時，我們常以美人為特權者。但是卒以我們相當的生活程度，乃得經營某種事業為美人所不能嘗試者。結果，當我們與之競爭時，是我們勝利，正如亞洲人與我們競爭一樣。但這其間有所不同，蓋如我們工作所有的性質、個性及困難，實為使我們有利的決定的理論。

從外面看，歐洲使人發生一個奇異的印象，他的位置在東與西之間，或者可以說，是在遠東與遠西之間，而從亞洲來看，他是西方的一部，倘若不把美洲也算在內，那末歐洲正是西方的完全表

現。惟從紐約，或更遠一點，從支家谷來看，他只是「亞洲大陸的一個小半島，」與此廣大的地方相連而不能分離。可是由我個人的經驗，從印度來看，歐洲似在熱烈的追求其物質的目的，專心於創造與進步。又由美人看來，歐洲與其農民具有東方的儉約性，想依舊維持許多最古的亞洲傳統，而新世界的盎格魯撒森人則已截斷這根連索了。誠然，我們可以說歐洲是二種制度的弱點之具體化，但是同時，也具有二種制度的力量。所以我們的結論，必不能說歐洲的時代是已過去了。

四 結論

現在我們應該有個結論了——筆者對此，寧稱為解釋——現在世界不止對歐洲，並對全體白人的敵意的態度，是很可痛心的。就唯物方面講，我們的征服世界，現在反成爲不利了。昔日無與比並的我們的支配，確是過去了，至少是就歐洲以言。我們昔日的屬國，不管他們是自願的或被迫的，現在都拒絕臣屬我們了。而在此時，我們更喪失自己以爲萬能的信念，並且有時，還失其自己的尊嚴。這種尊嚴雖不能使人愛敬，但至少是使人恐懼的。不消說，長時期內，歐洲還可維持其霸權，

於非洲及西亞，但在遠東，我們的領導權是屈指可數了。歐洲現在真非改變其影響世界的方法不可呢。

我們也許是太悲觀了，由世界恐慌，我們知道有些非歐洲的大國，是也有其弱點的。歐洲現在仍保有二種不可缺少的要素，即對於創造的發明天才與精神的認識，二者都與歐洲的傳統的文化相關聯。所以我們必須把住自己的優越性，即海外國家所難於侵入的唯一要塞，如品質，公用事業與國際金融等，無疑的，歐洲是較人為優。在這方面，雖然美國人已與我們相差甚近，但是他們還不能追過我們，因為所謂成功者，到底不能免於時間的要素。

總之，主要的困難是根據過於狹隘，不能支持此整個大陸，尤其是今日的歐洲，已到達高的水準。正如載大船必須有深水，歐洲的經濟活動，因為是以國際貿易為基礎，單是少量的交易是決不足夠的。不然，他就要以缺乏營養而漸趨消瘦。故諸大陸間的補足貿易，即是一部分，若一旦變為一大陸或一國境內的補足貿易，那末這就交通運輸言，就巨大的中央市場言，以至就股票交易所言，其意將無異是停頓。而舊大陸將首先蒙其禍害。同樣，倘若海外市場依舊只接受我們的高級貨品

而拒絕我們的普通貨品，那末不止歐洲的設備，歐洲的人口，甚至歐洲的生活標準，都不得不大加縮小。

這便是使具有偉大的產業的上層結構之大陸所感到威脅的危險處所。像一座房子一樣，這個上層結構，因為頂上太重，而感到搖搖欲墜。而因在這座大家所視為堅固的建築的影子內，已住有甚為稠密並貪慾無厭的人口，於是這個危險情狀，益使人覺到恐懼不安。況在許多次的繁榮時期內所獲得的生活標準，是不易捨棄的。鏗斯在一九一九年曾說：『人是不會安靜地死去的。』

民主政治因了衰落的可能，日益增大，到處在自掘墳墓。現在他正決定保持其所已得的事物，縱假定舊的基礎消滅盡淨也所不顧。自今以往，西歐的許多國家，其人民的生活標準，多倚賴國家的恩惠，而漸與真正的經濟基礎不生關係。公共預算已成過重的負擔，因為分配之數超過了生產。工資與社會服務，在許多時候，都以政治的原因而定，不以勞動市場的情形為根據。對於政黨所認為神聖的生活標準，是任何政府都不敢動彈。所以凡是必要的金錢，先是求之於富裕階級，繼則向着阻力最小之處，實行通貨膨脹。

在我們面前的許多解決方案中，有二個似具有可能。一是把某些歐洲國家結成緊密的經濟單位，像戰時中歐帝國因為輸出入貿易被阻，欲以其自己的資源為生一樣。現在的德國就又在作同樣的試驗。德國想在過去即視為不足的領土中，謀養贍其非常巨大的人口。他不僅以腳踏地，使用魔術，組成了軍隊，並且還造起財富來，尤其是那些不十分倚賴自然，而可以用化學的才能與人力的合理化以造成的。德國的生活，現在實際上已無異於戰時，這便是說，人民沒有自由，生活標準減低，強大的警察權，集中營等，一切都蒙着神祕主義的糖衣，使那丸藥得以容易吞下肚去。

另一方面，在英國及法國，因了衣食住行及娛樂等之大量生產，生活標準化，故一般平民都能日益加多的享受廉價的半奢侈生活，使他們覺得滿意。把我們的習慣這樣加以美國化，也可算是一個最後的解決辦法。因為如此，歐洲乃能表面上並不降低生活標準，而將費用加以減少。但是，在這其間，歐洲的靈魂卻從此喪失了。

但是這個辦法是否絕對必要呢？則我們須知人生第一事是生活。歐洲的優秀分子，看了這種趨勢，怕要感到煩憂罷。德國的解決辦法，以其傳奇的榮光與潛伏於下的創造力，使我們的想像力

爲之燃點起來。但是美國辦法的黃金理想主義，那樣的單調，實使我們驚恐。總之，美國所提供的辦法，決不是最好的。歐洲倘若一旦喪失其個性，那就不過是許多大陸中之一，將不復是使其餘世界發生影響的酵母了。且若歐洲採納美國的辦法，那末他就要在經濟方面喪失其優秀的技術，這技術便是他在現狀中所以能保其存在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必不能任歐洲的創造的天才，趨於死滅。這是精神——自由的精神與公正的文化所由生。故若歐洲而順應今日的趨勢，出售其靈魂於大量生產，那末他所賴以爲生的文明的基礎，就將爲所顛覆。最能象徵的表現我們這個大陸的英雄是普魯美休士（Prothemus）。當他從丕德（Jupiter）那裏偷了火給人類，他固是違反了神意，但他卻創造了潛隱於我們西洋文明中的靈魂，知對宿命論與因循的被動性，加以反抗。由這種反抗，於是迸發出我們技術的發明與奔放的創造的才能。

我們不要使美洲或亞洲的大衆來加毀滅，我們要始終忠實於高加索主人的精神。因爲即是最固執的人種偏見主義者也不能說這不是亞利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37321)

新時代
史地叢書
歐洲的危機 一册

Europe's Crisis

每册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ndre Siegfried

原著者 樊仲雲

譯述者 吳敬恆

主編者 蔡元培

發行人 王雲五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D四四九八

章

五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